通志堂經解

ロ仁12
1411
308

12

春秋本義卷第十四

文公 名興僖公子聲姜所生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康侯胡氏曰即位者告廟臨羣臣也國君嗣世定於初喪必踰年然後改元即位趙氏曰凡國君立必踰年乃即位不獨以一年不二君亦以告終稱嗣閒容其請命以備禮也文公即位雖內受於先君而亦不請命於天子矣○後南趙氏曰周改正朔月數固未嘗改而大事必用建子之月魯用寅月即位是自改天子正朔也書之以懲專恣愚謂商以十二月建丑爲歲首故伊尹以十二月奉嗣

王祇見厥祖秦以十月建亥爲歲首故秦史紀年始皇巡狩皆自十月朔則周諸侯之卽位當在十一月建子之月今魯在寅月卽位故曰自改天子正朔也然於周無實事可考未敢質言耳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公羊亥下有朔字

義見隱三年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叔服字也杜氏曰叔氏服字未詳是否左氏曰內史叔服高氏曰葬者臣子之事會葬者諸侯相送終之辭也天王唯有弔贈含襚之禮今使叔服來會葬是自同於諸侯也則天王之微弱可知矣○

胡氏曰案諸侯五月而葬僖公卒在前年十二月至此方三月而使叔服來會葬獻可杜氏曰諸侯奉上之節蔑聞焉而天王使大夫會僖公之葬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

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杜氏曰毛國伯爵諸侯爲王卿士者孫氏曰毛采地左氏曰毛伯衛也葦老孫氏曰天王有賜於下書曰錫命已薨之公則曰錫某公命當國之君但曰錫公命劉氏曰錫命者命爲諸侯也高氏曰凡諸侯之立世子必請命於天子及諸侯之薨也必

告於天子天子命立其世子爲諸侯世子喪畢乃朝於京師以士服見天子於廟而受命焉未受命不敢服其服已見天子錫之韍晃圭璧然後服之歸設奠於祖廟然後臨其臣民焉蓋諸侯不命於天子則不成爲君故世子雖有世繼之義必待天子爵命乃得爲君也今文公未畢喪而天王先使人即命之非禮甚矣愚謂文公在衰絰中安然受之而不辭毛伯不諫而從君之令皆非也義又見莊元年王錫桓公命○康侯胡氏曰諸侯終喪入見則有錫歲時來朝則有錫能敵王所愾則有錫韍晃圭璧因其終喪入見錫之者也禮所謂以士

服見天子已見錫之韍晃圭璧然後歸是已車馬衮黼因其歲來朝而錫之者也詩所謂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玄衮及黼是已彤弓弨矢因其敵愾獻功而錫之者也詩所謂彤弓弨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鍾鼓既設一朝享之是已今文公繼世喪制未畢非初見繼朝而獻功也何爲來錫命乎黃氏曰事勢陵夷上之每每屈己以就下如此

晉侯伐衛

義見隱二年鄭伐衛此則居喪伐人尤非也

叔孫得臣如京師

得臣叔牙之孫莊叔也左氏曰叔孫得臣如周拜
高氏曰公初即位在衰絰中未嘗朝王而王遽使
卿來錫公命公於是使陪臣如周拜焉天王之使
毛伯來錫文公之使叔孫得臣往拜皆非禮也所
謂君不君臣不臣○存耕趙氏曰文公踰年即位
儼然喪服之中天王錫命安然受之已非禮矣使
既受命亟拜王庭君子猶爲不可今使大夫往拜
是夷周於敵已矣若曰未終喪雖使大夫往可也
獨不曰未終喪不敢當君命耶

衛人伐晉

晉襄居喪伐國固有辜矣然猶爲承其父之業

衛人不連諸侯固中國之勢而以報復爲事尤有
辜矣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東萊呂氏曰嘗聞
以小事大者未聞以小而謀大者也以小而謀大
滅亡之道也

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

杜氏曰戚衛邑在頓丘衛縣西未詳信否存耕趙
氏曰文公即位元年容貌采章未接於列國而權
臣擅命代君則失政之始也他日叛命而逃幸而
客死此習已成矣愚謂諸侯非王命自爲會辜也
況魯國有喪以大夫而會伯主乎晉襄居喪而下
會大夫亦非禮也義又見隱九年會于防○戴氏

曰孟氏自敖而專叔孫氏自得臣彭生而橫季孫氏自行父而侈東萊呂氏曰內之禮樂自大夫出由公孫敖會晉侯始外之禮樂自大夫出由陽處父救江始澳梁之盟則徧刺天下之大夫矣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頵（音倫切又丘倫切公羊穀梁作髡）

左氏曰初楚子將以商臣爲大子訪諸令尹子上曰君之齒未也而又多愛黜乃亂也楚國之舉常在少者且是人也蠭目而豺聲忍人也不可立也弗聽既又欲立王子職而黜大子商臣商臣聞之而未察告其師潘崇曰若之何而察之潘崇曰享江羋而勿敬也從之江羋怒曰呼役夫宜君王之欲殺女而立職也告潘崇曰信矣潘崇曰能事諸乎曰不能能行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曰能

十月以宮甲圍成王王請食熊蹯而死弗聽丁未王縊穆王立以其爲太子之室與潘崇使爲大師且掌環列之尹何氏曰言世子者所以明有父之親言君者所以明有君之尊孫氏曰商臣之於君親盡矣義又見隱四年衞州吁事○康侯胡氏曰世子而至於弒逆此天理大變人情之所深駭者春秋詳書其事欲後世察所由示懲戒也楚頵僭王憑陵中國戰勝諸侯毒被天下然昧於君臣父子之道禍發蕭牆而不之覺也不善之積可掩哉

君不君而臣不臣父不父而子不子春秋書世子弑其君者推本其所由而著其首惡爲萬世之大戒也黃氏曰唐大子弘授左氏春秋廢書而歎曰聖人何書此邪率更令郭瑜對曰春秋以善惡爲勸戒故商臣千載而惡名不滅

公孫敖如齊

戴氏曰諸侯世相朝必三年喪畢今敖如齊非禮也專也文公即位一歲之間朝會皆出於得臣與敖何以爲國乎義又見僖七年齊來聘○高氏曰會晉歸而復聘齊魯人於是兩事齊晉且圖婚於齊故也

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書晉侯及之晉主乎此戰也杜氏曰馮翊郃陽縣西北有彭衙城張氏曰屬同州白水縣左氏曰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殽之役二月晉侯禦之先且居將中軍趙衰佐之王官無地御戎狐鞫居爲右甲子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晉人謂秦拜賜之師秦伯猶用孟明增修國政重施於民趙成子言於諸大夫曰秦師又至將必辟之懼而增德不可當也愚謂秦穆行險邀利以取敗不自悔責而事報復又取敗績其辜著矣晉襄公忘喪

而主乎此戰雖勝無足道矣義又見隱二年戎伐凡伯

丁丑作僖公主

康侯胡氏曰作主者造木主也胡氏曰主者神所憑依也公羊曰作僖公主者爲僖公作主也主者曷用虞主用栗用栗者藏主也作僖公主何以書譏不時也康侯胡氏曰慢而不敬甚矣呂氏曰過時作主文公孝心不至可知矣其能爲國乎○左氏曰緩作主非禮也存耕趙氏曰孝子之思親不見其形則爲主以寓之作栗主埋桑主於兩階之閒僖公之喪過練期矣故曰緩將大事而踰之也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

隱元年及宋人盟之及同處父晉大夫左氏曰陽處父也邦衡胡氏曰處父盟於我之國都凡盟必地惟他國大夫來魯盟我大夫往他國盟不地蓋各於其國中故不地也義見隱元年盟于蔑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隴

穀戶木切隴力勇切公羊穀梁作敱

杜氏曰垂隴鄭地滎陽縣東有隴城邦衡胡氏曰垂隴之會譏政在大夫也晉襄紹伯主盟使大夫

出會諸侯非禮之正愚謂諸侯非王事不得出會
盟諸侯況以大夫而盟諸侯乎士穀以襄公之命
盟諸侯則是大夫主盟也禮樂征伐自大夫出矣
義又見隱元年盟于蔑○愚案伯者之大夫盟自
僖二十九年翟泉之盟始至此則士穀主諸侯矣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義同僖二年

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

公羊曰大事者何大祫也大祫者何合祭也其合
祭柰何毀廟之主陳於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
食於大祖躋者何升也何言乎升僖公譏逆祀也

其逆祀柰何先禰而後祖也左氏曰逆祀也於是
夏父弗忌爲宗伯尊僖公且明見曰吾見新鬼大
故鬼小先大後小順也躋聖賢明也明順禮也君
子以爲失禮禮無不順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
謂禮乎子雖齊聖不先立僖嘗北面而事之君臣之
閔公之兄然閔實先
義已定矣及其傳繼則父子之義又定矣臣不可
以先君子不可以先
於閔公之上則紊亂
穆失序謂之逆祀不
祥而吉祭於大廟非
禮一也僖公之主未當入宮

非禮二也躋僖公於閔公之上非禮三也○穀梁曰先親而後祖也逆祀也逆祀則是無昭穆也無昭穆則是無祖也無祖則無天也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此春秋之義也康侯胡氏曰閔僖二公親則兄弟分則君臣以爲逆祀者兄弟之不先君臣禮也夫有天下者事七世諸侯事五世說禮者曰世指父子非兄弟也然三傳同以閔公爲祖而臣子一例是以僖公父視閔公爲禮而父死子繼兄亡弟及名號雖不同其爲世一矣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程子曰秦以憤取敗晉可以已矣而復伐秦報復無已殘民結怨○高氏曰三國以伐秦再舉兵而過京師尤其惡之大者

公子遂如齊納幣

公羊曰此何以書譏喪娶也娶在三年之外則何譏乎喪娶三年之內不圖婚三年之恩疾矣非虛加之也以人心爲皆有之娶者大吉也非常吉也其爲吉者主乎己以爲有人心焉者則宜於此焉變矣趙氏曰又譏使公子納幣也○董子曰春秋譏文公以喪娶難者曰喪不過三年三年之喪二十五月文公四十一月乃娶何以爲喪娶曰事莫重乎志納幣之月在喪內故曰喪娶也且文公以

秋祫祭以冬納幣皆失於太早三年之喪肌膚之情也反在思念娶事春秋之所甚疾也高氏曰婚禮有六曰納采曰問名曰請吉曰納徵曰請期曰親迎自有次第納幣者即納徵也公始祥而納幣則納采問名皆在三年之內矣夫三年之內不圖婚聖人於此譏之所以闡幽也先儒謂婚姻不可使公族而不述其所以蓋公子公孫於國皆當盡人子之義惟婚姻之禮則有家人尊卑之序俾尊者將命從事則非順矣卑者行之庶或其可也葉氏曰禮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孟獻子禫縣而不樂比御而不入夫子曰獻子加於人一等矣禫而

圖婚猶喪娶也康侯胡氏曰此皆使人私欲不行閑邪復禮之意

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衞人鄭人伐沈沈潰 沈尸甚切

貫道王氏曰不言帥師不成師也杜氏曰沈國名汝南平與縣北有沈亭張氏曰沈姬姓國漢志汝南治平與故沈子國屬蔡州左氏曰莊叔會諸侯之師伐沈以其服於楚也莘老孫氏曰沈者楚所與之國不忍楚之暴而侵漁諸夏也於是伐其所爾沈何辜乎春秋之書以諸侯爲失所伐矣高氏

曰中國不能明大義以討夷狄弒君父之賊乃興兵以問小國之罪可傷也已常山劉氏曰兵加而民潰君之不能治民可知矣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高氏曰文公三年之間書公子遂公孫敖叔孫得臣累見於盟會則知魯之政刑盡在諸臣矣魯卒以是亡故春秋書以為戒邦衡胡氏曰春秋侵伐之柄下移於諸侯自是遂移於大夫矣

夏五月王子虎卒

公羊曰王子虎者天子之大夫也高氏曰赴於諸侯而書其卒蓋著其交政於諸侯也康侯胡氏曰天子內臣無外交是以私情害公義矣○存耕趙氏曰王臣書卒者王子虎劉卷也子虎書卒不書葬惟劉卷書葬此所謂今之大夫交政於中國焉得而勿哭者也

秦人伐晉

張氏曰秦穆公既歸自殺而作秦誓矣然彭衙及此役猶以報復為事豈非悔過之心不能勝其恥敗之心而至此乎愚謂秦皋著矣亦晉人既得志又思報復以致之也義又見隱七年戎伐凡伯

秋楚人圍江

江見僖二年義見僖三年徐取舒又為晉救江楚滅江起文中○高氏曰江近楚自齊桓貫澤之盟

已服從於中國而楚自城濮之役亦不敢侵伐今復圍者蓋晉文既沒襄公不復討楚人弑逆之惡故楚輕視中國復有窺諸侯之意而先圍江以試之也

雨螽于宋 雨于付切

葦老孫氏曰雨自上而下者也螽不見其所從來自上而下衆多如雨而在宋之四境故曰雨螽于宋也趙氏曰如雨而血雨毛雨土之類愚謂螽生則害五穀況如雨之多害物甚矣災異極矣義又見桓五年

冬公如晉

高氏曰公之如晉蓋朝也非爲盟也三年喪畢乃朝於晉義又見僖十年公如齊

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

陸氏曰在晉都盟故不言地義見隱元年盟于蔑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公羊穀梁無以字

陽處父大夫高氏曰晉國之師非不衆也處父帥之以伐楚豈果能討其弑君父之賊哉直爲救江而已爾舍大舉不問而區區爲小國解紛其亦不察於先後緩急之義矣伐不目事特繫之以救江者譏其徒取救患之名非仗大義之師也張氏曰楚商臣無父無君乃欲致患於江是禽獸逼人

也以中國諸侯爲己任者豈得安居而以伐楚之任付之大夫而已乎義又見莊二十八年救鄭四年春公至自晉

公私出踰時不告正朔也義又見桓二年公至自唐○孫氏曰自是公朝強國皆至者見其輕去宗廟遠朝強國也

夏逆婦姜于齊

稱婦姜見僖二十五年程子曰納幣在喪與喪娶同未詳是否○劉氏曰娶婦正始之道也始之不正故夫人不以其位終國亂子弑強臣擅命幾於亡矣文公非不欲存妻子傳世者也闇弱惰慢不能率禮而行以謂苟若而可故卒至於禍也夫婦之際人倫之守可不慎哉故鑒末以原本因微以知著又非獨文公之辜也夫人預有辜矣當是之時夫人不能早避喪娶之辱冒大禮以往國人皆賤之遂無所據依以危其身而亡其子由本不正故也禮之於人大矣是存則存是亡則亡文公之不能保其後嗣者由無以刑其妻也夫人之不能安其位者由無以謹於禮也此正始之道也東萊呂氏曰凡書婦姜者三而至書婦姜者二宣元年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成十四年僑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是也逆書婦姜者一此年逆婦姜于齊

是也

狄侵齊

義見隱七年戎伐凡伯○高氏曰自箕之役至是侵齊閒晉有秦楚之難也以齊之強而狄再侵之則狄之強可知

秋楚人滅江

左氏曰楚人滅江秦伯爲之降服出次不舉過數大夫諫公曰同盟滅雖不能救敢不自矜乎吾自懼也高氏曰江終爲楚所滅則知楚之復強而處父之帥師無益於救適所以堅其敵耳義又見僖三年徐取舒○愚案楚頵弒君父中國不能討而

反敢滅國則王綱之壞中國之衰伯業之墮夷狄之橫至是甚矣

晉侯伐秦

報三年夏之役也二國不自訟而事報復今晉又伐秦比事直書惡自見矣○案楚人滅江不恤而而躬伐秦楚則遣大夫晉侯之報復情不可掩矣

衛侯使寧俞來聘

義見隱七年齊來聘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康侯胡氏曰風氏僖公之母莊公妾也與左氏合

木訥趙氏曰風氏僖公之妾以秦人來歸僖公成

風之謚爲證謂成風繫之僖公猶以仲子繫之惠公前說近是程子曰仲子始僭尚未敢同嫡也自成風已後妾母稱夫人嫡妾亂矣啖氏曰自成風僭用夫人之禮故亦書薨著其非禮也愚謂又爲葬成風王歸含賵起文也（）康侯胡氏曰語曰邦君之妻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蓋敵體之稱也若夫妾媵則非敵矣其生亦以夫人之名稱號之其沒亦以夫人之禮卒葬之非所以正其分也蓋徒欲尊寵其所愛而不虞卑其身以妾母爲夫人徒欲崇貴其所生而不虞賤其父卑其身則失位賤其父則無本夫禮庶子爲君爲

其母無服不敢貳尊者也春秋於成風記其卒葬各以實書者謹禮之所由變也高氏曰再娶不得稱夫人而況妾乎魯禮之變自此始聖人實書以示僭亂之由且見其無君父之惡後世乃有母以子貴之說凡妾母皆稱太后甚至妾死加以皇后之謚此皆不知春秋之旨者也東萊呂氏曰宣之母嬴哀之母姒薨附稱號迄無所異由成風始存耕趙氏曰成風之爲夫人自僖公始非文公之皐愚謂文公雖不忍傷父之志然以義斷之可改而不改則亦不可謂無皐矣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不曰天王闕文也胡氏曰榮叔天子大夫公羊曰含者口實也賵見隱元年孫氏曰成風僭夫人襄王不能正死又使榮叔含之賵之非禮可知也程子曰天王成妾母爲夫人亂倫甚矣○君舉陳氏曰以成風之喪計京師也賵常事不書惟賵仲子成風書之劉氏曰春秋正人倫也君臣父子也夫婦也道莫先焉桓以臣弒君而王命之成風以妾僭嫡而王成之於三綱廢矣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

小君者嫡夫人之稱王姬而妾母稱之又私謚焉亂禮甚矣○康侯胡氏曰仲子雖聘非惠公之嫡也春秋之初尚以爲疑故別爲立宮而羽數特異雖非禮之正然不祔於姑猶有辨焉至是成風葬乃有二夫人祔廟而亂倫易紀無復辨矣故禮之失自成風始也高氏曰以妾敵父則卑君父之體以妾並配則黷嫡母之尊禮曰妾不得體君又曰妾之事女君與婦之事舅姑等禮有君之母非夫人者又庶子爲父後爲其母緦蓋尊者爲一體不敢服其私親也然則母以子貴非禮甚明愚謂庶子爲父後爲其母緦者卿大夫士庶之禮耳若庶子爲君爲其母無服

王使召伯來會葬　召穀梁作毛

不書天亦闕文也杜氏曰召伯天子之卿召采地伯爵也左氏曰召昭公獻可杜氏曰賵含尚不可況天子之尊使卿會葬乎康侯胡氏曰含賵而會葬其事益隆亂人倫廢王法甚矣○許氏曰喪服傳曰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可以緦也與尊爲一體不敢私其親也喪服母問曰君之母非夫人也則羣臣無服惟近臣及僕驂乘服唯君所服也此禮正也李氏曰天子之見於經者三十有二稱天王者二十有五稱王者六稱天子者一三稱並行故知王者之通稱而史辭之異爾未詳是否然愚直以爲闕文行字耳

夏公孫敖如晉

義見隱七年○高氏曰聘也王含且賵矣又來會葬矣捨天王而謹事晉臯自見矣

秦人入鄀 音若

鄀張氏曰襄陽宜城縣地有故城高氏曰秦人入之後爲楚邑楚昭王復國之後去郢都鄀左氏曰初鄀叛楚即秦又貳於楚秦人入鄀未詳信否義見隱七年戎伐凡伯

秋楚人滅六

杜氏曰六國廬江六縣任氏曰地譜壽州安豐縣有六國故城張氏曰臯陶之後屬安豐軍左氏曰

六人叛楚即東夷秋楚成大心仲歸帥師滅六臧
文仲曰皐陶不祀忽諸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
義見莊十年荆敗蔡師○高氏曰楚人往年滅江
今年滅六敢肆其惡逆如此者以中國不正其弒
逆之皐故也
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六年春葬許僖公
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夏季孫行父如陳
行父公子友之孫公孫佚之子也以王父字爲氏

左氏曰臧文仲以陳衛之睦也欲求好於陳夏季
文子聘于陳且娶焉義見隱七年齊來聘
秋季孫行父如晉
木訥趙氏曰敖嘗如晉行父如晉仲氏季孫爭交
於晉三家之張自文公始義見隱七年齊來聘
八月乙亥晉侯驩卒驩公羊作讙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
高氏曰卿供喪事非禮也杜氏曰三月而葬速義
又見隱三年葬宋穆公○葦老孫氏曰古者大國
不過三卿而諸侯之葬一卿輒往則國家之事無

闕乎故春秋之法葬諸侯使微者則無譏卿行則譏之以爲強者脅弱而弱者畏強也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

義見莊二十六年曹殺大夫○案三傳載處父事舉無足信然經書處父帥師會盟其擅晉之權而不以其道者歟當晉國擾攘之際正元臣秉節之時而首見殺焉夫專殺大夫皐也若處父者其道足以殺其身者歟

晉狐射姑出奔狄 射音亦一音夜穀梁作夜

義見僖二十八年元咺奔晉○邦衡胡氏曰狐射姑之皐三傳之言未足爲據是必處父之黨處父

既死故遂奔耳然又即狄則其惡可知也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告姑沃切又如字

高氏曰閏月曰告月常月曰告朔者閏月雖有晦朔而無時令可察唯朝廟告月而已朴鄉呂氏曰告月即告朔也趙氏曰天子常以今年冬班明年正朔於諸侯諸侯受之每月奉月朔甲子以告于廟所謂稟正朔也文公以閏非正不行告朔之禮而以其朔日至廟拜謁而已故曰猶朝于廟左氏曰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棄時政也何以爲民○康侯胡氏曰迎日推策則有其數轉璣觀衡則有其象歸

奇於扐以象閏數也斗指兩辰之閒象也象數者天理也非人所能爲也故以定時成歲者唐典也以詔王居門終月者周制也班告朔於邦國不以是爲附月之餘而弗之數也莘老孫氏曰朝廟之禮爲告月而設閏月不告月而但朝廟故曰猶朝于廟告月之禮廢於文公於是閏不告月至於十六年而朔之不視凡四諸公相因而告朔之禮漸廢故孔子於其廢禮之始正其法也愚謂朝廟禮也朝廟而不告朔非禮也非謂既不告朔并朝廟可去之也使文公於閏告月而朝于廟則得禮矣此文意與猶三望似同而實異

七年春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遂城郰句權俱切公羊作朐郰音吾須句見僖二十二年蓋春伐邾至此而取其邑趙氏曰不復繫於邾者省文也杜氏曰郰魯邑卞縣南有部城張氏曰屬襲慶府泗水縣胡氏曰案僖二十二年冬公伐邾取須句此又取須句者蓋須句爲魯所取其後復入于邾今又伐取之其惡可知黃氏曰郰魯下邑因伐邾之師而遂城之以備邾其陵虐小國不恤民力直書自見義又見隱四年莒伐杞及七年城中丘○張氏曰僖公伐邾取須句旋敗於升陘邾復取之愚案升陘不書敗績未詳信否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 王穀梁作壬蓋傳寫之誤也

左氏曰宋成公愚謂此爲宋殺其大夫司馬及來奔諸事起文也

宋人殺其大夫

書宋人見莊二十二年左氏曰宋成公卒於是公子成爲右師公孫友爲左師樂豫爲司馬鱗矔爲司徒公子蕩爲司城華御事爲司寇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廕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爲比況國君乎此諺所謂庇焉而縱尋斧焉者也必不可君其圖之親之以德皆股肱也誰敢攜貳

若之何去之不聽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殺公孫固公孫鄭於公宮六卿和公室樂豫舍司馬以讓公子卬昭公即位而葬未詳信否義見莊二十六年曹殺大夫○愚案自此歷敘宋大夫之見殺出奔來盟以著昭公見弒之由蓋臣者君之股肱股肱既亂則腹心傷自然之勢也故春秋比事爲後世有國家者之戒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於令狐 令力呈切

劉氏曰戰而言及之者主之者也猶曰晉人爲志乎此戰也云爾公羊曰何以不言師敗績敵也張氏曰令狐晉地河中府猗氏縣有令狐城葦老孫

氏曰秦晉自殽之敗數年之閒交兵者無虛歲秦兵加晉不已者以殽之戰未復也主殽之役者晉襄也晉襄死晉之嗣君何負於秦而秦乘其喪求與之戰邪木訥趙氏曰秦晉自殽凡五戰今晉襄秦穆皆即世晉靈秦康之立可以一洗舊憾趙盾乃修先君之怨以爲是戰義又見隱七年戎伐凡伯

晉先蔑奔秦公羊作先昧以師奔秦張氏曰其說無據當從左氏穀梁

先蔑晉大夫孫氏曰不言出者明自軍中去穀梁曰輒戰而奔秦以是爲逃軍也義又見僖二十八年元咺奔晉此則秦晉方交兵又秦爲晉世仇而奔之其辜大矣

狄侵我西鄙

義見隱七年戎伐凡伯○黃氏曰閒秦晉之爭也木訥趙氏曰魯有戎患未嘗有狄患狄蓋遠於魯今狄越齊衛而侵魯其患深矣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諸侯不序未詳或曰因魯史之略也然義繫於大夫主盟諸侯而不繫諸侯之列序也大夫無名氏亦然杜氏曰扈鄭地滎陽卷縣西北有扈亭張氏曰卷縣即鄭州原武縣也愚謂晉自文襄世主夏盟諸侯莫敢擅焉今晉復盟諸侯而靈公幼大夫

專之則是大夫主諸侯盟也義與二年垂隴之盟同至此則其專甚矣義又見隱元年盟于蔑

冬徐伐莒

義見隱七年戎伐凡伯○高氏曰徐本戎也厥後自進於中國數與中國諸侯盟會僖十五年楚伐徐齊桓爲之大合中國諸侯以救之爲其能去夷即華不復侵犯中國故也今輒興兵以伐莒必以中國無盟主是以敢爾

公孫敖如莒涖盟 涖公羊穀梁作莅

涖盟見僖三年左氏曰徐伐莒莒人來請盟穆伯如莒涖盟義見隱三年盟于蔑○高氏曰敖之奔

莒本此

八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八月戊申天王崩

書此爲魯晉雒戎之盟及敖與得臣如京師毛伯求金等事起文也義又見隱三年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 盾杜本切雍於容切

孔氏曰衡雍鄭地張氏曰後漢河南卷縣有垣雍城古衡雍也與扈相近高氏曰天王崩諸侯不奔赴其喪而趙盾與遂皆國之正卿乃自相會盟于王畿之內惡莫大焉義又見隱元年盟于蔑○張

氏曰自晉翟泉之盟付之諸大夫文公復以國事付之公子遂而不知一國之禮樂征伐皆自公子遂出此故嬴所以得窺伺閒隙私事之以胚胎殺適立庶之禍也愚謂趙盾弒靈公其不以此也哉

故春秋屢書盾遂之事其為履霜之戒深矣

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雒音洛公羊曾下有伊字

雒戎戎居雒水閒者高氏曰暴亦王畿之采邑雒戎雜處於王畿之內而中國至與之盟則其干中國甚矣貫道王氏曰大夫專盟而夷狄居其閒亂之極也○康侯胡氏曰聖人謹華夷之辨所以明於類別內外也雒邑天地之中而戎醜居之亂

甚矣許氏曰春秋所謹如此而晉唐得戎與之

居晉既大亂不救唐亦幾危而悔此為國謀者

學春秋之過也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公羊無而字

左氏曰穆伯娶于莒曰戴己生文伯其娣聲己生惠叔戴己卒又聘于莒莒人以聲己辭則為襄仲聘焉穆伯如莒涖盟且為仲逆及鄆陵登城見之美自為娶之仲請攻之公止之惠伯成之使仲舍之公孫敖反之復為兄弟如初從之穆伯如周弔喪不至以幣奔莒從己氏焉未詳信否葉氏曰言日者別其復而後奔也孫氏曰敖如京師弔喪也

不至而復中道反也丙戌奔莒文公不能誅赦得以自恣也公子遂如齊以疾而還義猶不可況赦如京師弔喪中道而反乎此赦之辜固不容誅矣而反使之自恣而奔文公之不能君可以見矣宋氏曰天子崩諸侯奔喪會葬臣子之通義也今公不奔喪而卿行是諸侯不有天子也赦如京師不至而復奔是大夫不有諸侯也貫道王氏曰諸侯不臣故大夫亦不君其君也

冬

義見桓五年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

稱宋人見莊二十二年不名闕之也張氏曰司城司空也宋以武公名司空諱之曰司城程子曰宋王者後得自命官故獨宋卿書官左氏曰宋襄夫人襄王之姊也襄公不禮焉夫人因戴氏之族以殺襄公之孫孔叔公孫鍾離及大司馬公子卬司城蕩意諸來奔未詳信否黎氏曰司馬典兵之官而殺之司城扞禦之任而來奔則主勢孤矣宜昭公卒死於弒義又見莊二十六年曹殺大夫及僖二十八年元咺奔晉

九年春毛伯來求金

公羊曰毛伯者天子之大夫也何以不稱使當喪

未君也左氏曰毛伯衛來求金非禮也張氏曰天王崩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之時所以謹君臣之分而明其責之所歸也王喪未葬喪紀所當令於諸侯者有常禮非其道則爲政者不當使出使者不當承喪事求金徵索非禮葦老孫氏曰天王崩喪事不具而求金於魯魯爲人臣而使君父有求於己焉魯之辱可知矣義又見隱三年求賻

夫人姜氏如齊

夫人出姜也趙氏曰無父母而歸寧譏之也愚謂婦人從夫者也文公當爲天子服斬衰三年而夫人當喪出入自如非禮也○木訥趙氏曰文公並

妃嫡嬖於敬嬴生倭嬴寵而倭將貴夫人如齊謀於父母其歸寧蓋有故存焉聖人書之爲十八年歸齊張本未詳是否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

葦老孫氏曰天王之葬君不自往而使臣焉則是無君父之恩而廢臣子之禮○高氏曰天子所以七月而葬者欲使諸侯畢來會也劉氏曰諸侯爲天子喪三年禮無卿共葬之文使卿共葬周末之陵替也葉氏曰此何以書不正其無故以大夫會葬也春秋固有禮所不見而可以情度之者葬天子親者也有不能親焉故也天王崩見經者九其

四不書葬書葬而見大夫者惟此與叔鞅而已考之襄王前年八月崩冬十月公孫敖如京師不至以幣奔苫此弔也明年書毛伯來求金則貨貝賵賻蓋遂闕而不供此文公之怠也其於葬慢而不親往非故也大夫將事禮之所得通親往或有故不往而合禮所以四不書則無故不親往而遽禮此所以二書蝨愚案四不書葬不特有故不往而合禮也別見隱三年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

稱晉人見莊二十二年義見莊二十六年曹殺大夫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此見夫人非禮而動至三月之久而無名以告廟也意與書公至同○杜鄉呂氏曰録紀叔姬之歸者爲歸于鄫起也録姜氏之至者爲歸于齊起也是聖人之微意也然則出姜之不安於魯也舊矣聖人詳録其往來豈特爲其告至不告至哉未詳是否

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

稱晉人見莊二十二年義見莊二十六年曹殺大夫

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左氏曰范山言於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楚子師于狠淵以伐鄭未詳信否愚謂夷狄猾夏五國救之善矣然天子方伯不能治夷狄而諸侯救之已爲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況五國大夫救鄭則禮樂征伐自大夫出矣春秋書之見權柄下移之甚也義又見莊二十八年救鄭○高氏曰楚不伐鄭久矣今晉文襄既沒而靈公年少中國無盟主楚雖負弒逆之辜而中國莫敢誰何益無所顧忌至是遂伐鄭欲與中國爭盟也然舉五國之兵不能討楚國弒君父之賊乃奔走以救鄭亦見中夏之衰矣

夏狄侵齊

義見隱七年戎伐凡伯

秋八月曹伯襄卒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九月癸酉地震

穀梁曰震動孔晁曰陽氣伏於陰下見迫於陰故不能升以至地動杜氏曰地道安靜以動爲異也○任氏曰前此踰百年未有書地震也而自此至哀公書地震者五地道以靜爲體以順爲正安以承天者也逆其常理而不得其節焉則震而不安其所承矣於此足以見諸侯變而不承天子大夫

變而不承諸侯夷狄變而不承中國之象也

冬楚子使椒來聘 椒穀梁作莿

椒不氏義與隱元年無駭同公羊曰椒楚大夫杜氏曰令尹子文從子義見莊二十三年荊人來聘

○張氏曰伐鄭而聘魯亦遠交近攻之意黃氏曰諸家皆謂書椒以其禮交中國而進之也木訥獨曰楚執宋公以伐宋春秋亦書楚子豈進其虐中國邪宜申謀爲不道而見殺春秋亦書宜申豈進其謀逆邪書楚子書椒從其國之稱書其實而已愚謂楚始書荊後書荊人後書臣名又書楚子使之者以時世愈降夷狄漸同中國魯史膠於見聞比加詳焉聖人雖不進之然因而不革亦可見中國日衰夷狄日盛之一端也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賵

僖公成風僖公之成風也見四年風氏薨杜氏曰衣服曰賵莘老孫氏曰成風僭稱夫人而春秋書葬書薨天王賵且含之又會其葬蓋皆用夫人之禮矣於是秦人歸賵遂春秋正其法曰僖公成風猶曰成風之所以爲夫人者以其子僖公也故仲子繫之惠公也成風繫之僖公也惠公失禮者惠公僖公失禮者亦不及事矣襚所以送死者而成風已葬襚將焉

用乎高氏曰魯不能以非禮却之過也○張氏曰
當是時秦楚交病中國秦欲伐晉而歸穆於魯猶
楚欲圖北方而使椒來聘也豈古者明王慎德足
以賓之之比哉
葬曹共公 共音恭
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十年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
辰哀伯之子臧文仲也大意見隱元年益師卒
夏秦伐晉
此則秦之辠也義又見隱七年戎伐凡伯
楚殺其大夫宜申

宜申子西也左氏曰初楚范巫矞似謂成王與子
玉子西曰三君皆將強死城濮之役王思之故使
止子玉曰毋死不及止子西縊而縣絕王使適至
遂止之使爲商公汾漢泝江將入郢王在渚宮下
見之懼而辭曰臣免於死又有讒言謂臣將逃臣
歸死於司敗也王使爲工尹又與子家謀弒穆王
穆王聞之殺鬬宜申及仲歸未詳信否義見莊二
十六年曹殺大夫
自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
義見莊三十一年
及蘇子盟于女栗

杜氏曰蘇子周卿士女栗地名闕孫氏曰內不出主名微者文公使微者盟天子之卿其惡可知○劉氏曰古者內諸侯不外交外諸侯不內交有至尊在不貳之也案春秋書及盟而不出主名者四隱元年及宋人盟于宿莊二十二年及齊高傒盟于防文二年及晉處父盟與此及蘇子盟是也

冬狄侵宋

義見隱七年戎伐凡伯

邴子蔡侯次于厥貉昌各切公羊作屈貉

杜氏曰厥貉地名闕朴鄉呂氏曰凡書次必有兵楚子蔡侯之次蓋亦兵次也然不書伐不書師則其兵之未加乎中國也其書次則有窺中國之志矣愚謂商臣夷狄弒逆之賊中國不能治其無忌憚固宜蔡爲中國諸侯而同次焉迫於強令豈非始謀之不謹乎然王政不綱遠國事夷狄之不暇亦可見矣

後學 成德 校訂

文公

十有一年春楚子伐麋 九倫切公羊作罟

麋國陸氏曰子爵義見僖三年徐取舒

夏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筐

彭生公子牙之孫叔仲惠伯也杜氏曰郤缺冀缺承筐宋地在陳留襄邑縣西張氏曰即拱州襄陵縣左氏曰叔仲惠伯會晉郤缺于承筐謀諸侯之從於楚者未詳信否貫道王氏曰大夫擅相爲會政在大夫義又見隱九年會于防○東萊呂氏曰自文公後大夫擅相爲會者多矣春秋詳而志之

胡氏曰禮之失也諸侯非王事而自相會也無以正之不自天子出矣然後大夫與大夫會又無以正之然後大夫與大夫會禮樂亦不自諸侯出矣田氏篡齊六卿分晉三家專魯理固然也不能辨於早後雖欲正之其將能之乎

秋曹伯來朝

左氏曰曹文公高氏曰喪畢來朝也存耕趙氏曰喪畢來朝此事天子之禮也曹爲文昭於魯宗國習見王命之廢而惴惴依大國以爲重也義又見隱十一年滕薛來朝

公子遂如宋

左氏曰襄仲聘于宋且言司城蕩意諸而復之因賀楚師之不害也未詳信否義見隱七年齊來聘

狄侵齊

義見隱七年戎伐凡伯

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莘老孫氏曰不言帥師將尊師少也杜氏曰鹹魯地愚案僖十三年會于鹹杜氏以爲衛地未詳孰是中國衰微夷狄猾夏魯能敗之此其功也然叔孫得臣以爲功是大夫專兵三家僭魯之漸也義又見莊二十年齊伐戎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郯伯來奔 郯公羊作盛

不名者闕之也義見桓十五年鄭伯奔蔡末章○
孫氏曰案莊八年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自
是入齊爲附庸此而來奔齊所逼耳未詳是否
杞伯來朝
義見隱十一年滕薛來朝
二月庚子子叔姬卒
趙氏曰時君之女故曰子以別非先君之女也書
卒之義未詳
夏楚人圍巢
杜氏曰巢吳楚閒小國廬江六縣東有居巢城張
氏曰即無爲軍巢縣左氏曰楚令尹大孫伯卒成
嘉爲令尹羣舒叛楚夏子孔執舒子平及宗子遂
圍巢未詳信否義見僖三年徐取舒
秋滕子來朝
滕稱子見桓二年左氏曰滕昭公義見隱十一年
滕薛來朝
秦伯使術來聘術公羊作遂
術不氏義亦與隱元年無駭同趙氏曰外大夫來
魯再命者皆書名無他義也左氏曰秦伯使西乞
術來聘且言將伐晉襄仲辭玉荅曰寡君願徼福
于周公魯公以事君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
諸執事以爲瑞節要結好命所以藉寡君之命

結二國之好是以敢致之義見九年楚子使椒來聘○木訥趙氏曰九年秦將伐晉則來歸成風之禘今將爲河曲之戰則有術之聘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趙氏曰凡戰不言及交爲主也孫氏曰河曲晉地杜氏曰在河東蒲坂縣南張氏曰河中府河東縣南有河曲公羊曰不言師敗績敵也左氏曰秦爲令狐之役故秦伯伐晉取羈馬晉人禦之趙盾將中軍荀林父佐之郤缺將上軍臾駢佐之欒盾將下軍胥甲佐之范無恤御戎以從秦師于河曲臾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從之秦人欲戰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臾駢必實爲此謀將以老我師也趙有側室曰穿晉君之壻也有寵而弱不在軍事好勇而狂且惡臾駢之佐上軍也若使輕者肆焉其可秦伯以壁祈戰於河十二月戊午秦軍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反怒曰裹糧坐甲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焉軍吏曰將有待也穿曰我不知謀將獨出乃以其屬出宣子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綏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君之士皆未慼也明日請相見也臾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將遁矣薄諸河必敗之胥甲

趙穿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於險無勇也乃止秦師夜遁復侵晉入瑕愚案此傳頗詳獨稱秦伯及交戰事與經不合讀者擇焉可也孫氏曰二國之讎既易世矣二國之戰可以已也而秦康晉靈猶尋舊怨殘民以逞是彰父之不德也義又見隱七年戎伐凡伯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 音運公羊作運

諸見莊二十九年書及亦同前鄆西鄆魯邑也即成四年城鄆之鄆杜氏謂莒魯所爭者非是辨見或問王氏曰城未有言帥師者季氏自帥其師專兵久矣二邑近費而介於莒此行父自爲封殖之計也獻可杜氏曰聖人重民力凡城築之事皆之況出師而城乎勞民甚矣○邦衡胡氏曰春秋城築二十九獨三言帥師爾此年及襄十五年季孫宿叔孫豹城郛哀三年季孫斯叔孫州仇城啓陽是也帥師者欲因城而遂廣其疆界書此者以見非惟勞民以城又毒衆以爭也

十有三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

此爲明年陳侯居喪同盟起文也大意又見隱七年滕侯卒

邾子蘧蒢卒 蘧穀梁作籧蒢公羊穀梁作篨

此爲明年正月邾人居喪伐魯與叔彭生伐喪起文也大意又見隱七年滕侯卒自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義見莊三十年○愚案文公時兩遭亢旱其所以修民事奉天時之道可知矣

大室屋壞 大音泰公羊作世

大室杜氏曰大廟之室孔氏曰明堂位曰祀周公於大廟此周公之廟壞也不直言大廟壞而云大室屋壞者大廟之制其簷四阿而下室當其中又拔出爲重屋此是大廟當中之室其上之屋壞非大廟全壞也左氏曰大室之屋壞書不共也公羊曰譏久不修也穀梁曰爲社稷之主而先君之廟壞恚不敬也○康侯胡氏曰自正月不雨則無壞道也而先君之廟壞不恭甚矣呂氏曰君子之於宮廟有斯須不敢忘者非以崇孝而厚遠也孝子之於親心固如是也推是心以爲政雖不中不遠矣魯之爲國至使大室屋壞其能及物乎

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 徒荅切公羊會下無公字

杜氏曰沓地闕左氏曰春公還鄭伯會公于棐亦請平于公于沓請平于晉公還鄭伯會公于棐亦請平于晉未詳信否獻可杜氏曰春秋諸侯不朝天子擅相朝會今如晉而衛侯會之其朝與會皆非典禮

也愚謂諸侯非王事自相會且不可況因其經過而旋爲會豈禮也哉此與莊二十三年公及齊侯會于穀而蕭叔朝公意同義又見僖十年公及齊侯狄侵衛

貫道王氏曰衛出會魯而狄侵衛乘閒也義見隱七年戎伐凡伯○高氏曰晉不能爲中國攘夷狄使無侵軼而惡諸侯之貳此春秋所以矜小國之多虞也

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

義見隱元年盟于蔑

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棐芳味切又芳尾切公羊作斐公羊穀梁還上無公字

杜氏曰棐鄭地義同會晉既朝且盟又貪二國之會皆非天子之事也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高氏曰公自去冬初如晉則因與衛會既盟晉而還則又因與鄭會久於道路而不朝正書至以見之義又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帥師伐邾

余氏曰君喪而伐人喪其辜一也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貫道王氏曰帥師伐邾彭生因事專兵也胡氏曰互興甲兵以相伐其惡可知

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

齊侯孝公弟昭公此爲九月商人弒君起文也大意又見隱七年滕侯卒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衞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

趙氏曰他時但就諸侯行盟禮故云某日會某侯盟于某此本行會禮別日又行盟禮故書日杜氏曰新城宋地在梁國穀熟縣西張氏曰即南京應天府也高氏曰新城鄭地未詳是否左氏曰同盟于新城從於楚者服也黃氏曰從楚者宋鄭許也自楚薦食中國諸侯無所依去年冬衞鄭會魯皇皇然求晉晉趙盾又方有求諸侯之心交相求而適相濟是以同盟貫道王氏曰齊桓之爲同盟既同之義也趙盾不知其義而效爲之亦曰同盟晉襄一沒諸夏無主夷氣甚惡鄭衞請平亦足見諸夏之依於晉者重也盾而忠於謀晉則奉十餘歲之君以主諸侯夫豈不可今諸侯無主而求與盾盟以爲安以趙盾而尸盟是大夫得專制諸侯也高氏曰陳侯居喪出盟皐又可知也義又見莊十六年同盟于幽○愚案春秋凡書同盟十有六未有大夫主之者而趙盾主盟始於扈中於衡雍至此率天下諸侯舉同盟焉宜其卒至於弒逆也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有與有戢有斐之有同孫氏曰孛彗之屬也偏指
曰彗光芒四出曰孛言入于北斗者入于魁中也
劉向曰君臣亂於朝政令虧於外則上濁三光之
精五星贏縮變色逆行甚則為孛高氏曰斗有環
域而孛星自外入于其中此變之大者天之示人
顯矣春秋三書孛皆以謹人君之戒○獻可杜氏
曰天人相交甚於影響蓋事作於下則象動於上
是以人君飭正五事建大中以承天心則七政上
齊而譴異不作矣

公至自會

義見桓二年公至自唐又可見諸侯本為會而旋

為同盟也

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納而不勝之辭也左
傳晉人將卑師少也弗克納納公羊作接
氏曰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菑
文公卒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晉愚謂廢置諸侯天
子之事若廢嫡立庶雖天子亦不可也趙盾以大
夫而廢嫡立庶舉莫大焉雖弗克納其舉一也高
氏曰捷菑為人之子藉他國之兵歸篡其兄舉不
容誅也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

左氏曰穆伯之從己氏也魯人立文伯穆伯生二

子於莒而求復文伯以爲請襄仲使無朝聽命復而不出三年而盡室以復適莒文伯疾而請曰穀之子弱請立難也許之文伯卒立惠叔穆伯請重賂以求復惠叔以爲請許之將來九月卒于齊告喪請葬弗許孫氏曰奔大夫不卒此卒者爲明年齊人歸其喪起葬老孫氏曰將有其末不得不錄其本也愚謂亦以譏世卿也○貫道王氏曰敖奉魯侯之命以弔天子之喪不至而復不忠莫大焉忘天屬之尊而奔不義孰甚焉犯二大不韙周有常刑皆僇餘也魯不能討且許其歸欲絶之而不能也明年齊歸其喪許歸者魯而歸其喪者齊也

魯道衰矣高氏曰此著典刑之壞也

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

舍居喪未踰年當稱子今曰弒其君者蓋稱子者緣人子之心也然一日嗣位則舉國臣子固皆戴之爲君也左氏曰子叔姬妃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公子商人驟施於國而多聚士盡其家貸於公有司以繼之夏五月昭公卒舍即位齊商人弒舍而讓元元曰爾求之久矣我能事爾爾不可使多蓄憾將免我乎爾爲之義見隱四年衛州吁事

宋子哀來奔

子哀字也命大夫也與齊仲孫王人子突之類同
黎氏曰宋公之子經有子同子糾未詳是否義見
僖二十八年元咺奔晉○韓中甫曰司馬死司城
亡大夫奔見昭公之不可爲國而見弒之漸也
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
張氏曰單伯大夫之命於天子者自莊公元年至
今已七十餘年未必一人或其子若孫歟愚謂凡
執人者史當稱人子叔姬文公女不書及者先執
單伯後執子叔姬不可以臣及君夫人故兩書齊
人無他義也杜氏曰不稱夫人自魯録之也愚謂
魯不討商人弒逆之辜而區區爲子叔姬之求故

而被執以自取辱又見當時弒逆之賊不少知懼
而執其母與諸侯之使則王法不行而天倫絶矣
十有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
左氏曰季文子如晉爲單伯與子叔姬故也未詳
信否義見隱七年齊來聘
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
左氏曰宋華耦來盟趙氏曰不稱使意與楚屈完
許高子來盟同愚謂諸侯爲盟已干王法況司馬
掌一國之兵不能爰整其旅爲國長城乃離軍適
魯區區求盟失其職矣孔子曰王孫賈治軍旅奚
其喪司馬之所務可知矣此亦昭公見弒之漸也

○康侯胡氏曰稱華孫者自督弒殤公諸侯受賂不討使秉宋政及其後世繼掌兵權春秋所禁者經曰華孫猶季孫叔孫仲孫臧孫之類不書名者義不繫於名也未詳是否

夏曹伯來朝

義見隱十一年滕薛來朝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左氏曰齊人或爲孟氏謀曰魯爾親也飾棺寘諸堂阜魯必取之從之卞人以告惠叔猶毀以爲請立於朝以待命許之取而殯之齊人送之書曰齊人歸公孫敖之喪爲孟氏且國故也葬視共仲孫

氏曰敖廢命奔莒辱當誅絶齊歸魯受皆非禮也

○東萊呂氏曰奔大夫卒皆不書如公子慶父臧孫統内大夫卒於外皆不至如仲遂公孫嬰齊而公孫敖書卒以齊人歸其喪故也録去公室三家之子孫盛強雖廢命奔莒而其子文伯惠叔繼立於朝大夫之汰可知以其子之汰請父之喪欲弗許得乎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義見莊二十五年 ○高氏曰莊二十五年三十年皆以日食而鼓用牲于社其非禮妄作義已著矣今文公亦復如此皆因陋承誤愚謂創業垂統使

可繼者也一有非禮則子孫視爲故事弗能改矣
春秋愼始正指此類而非漢儒所謂五始者也

單伯至自齊

書至見此事之終也魯至此又不能討商人弒逆
執母之辜亦既踰年幸其見釋而歸則魯之爲國
單伯之爲使從可知矣

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

左氏曰新城之盟蔡人不與晉郤缺以上軍下軍
伐蔡曰君弱不可以怠戊申入蔡以城下之盟而
還義見隱二年莒入向○存耕趙氏曰蔡從楚可
伐也入之則已甚矣大夫交政專兵自文公以來

帥師伐書陽處父帥師入書郤缺侵書趙穿有書
大夫自爲戰有書與君戰者

秋齊人侵我西鄙

商人弒君執母又伐母家不容誅矣亦魯不能討
賊而區區請子叔姬以召之也義又見莊十年公

侵宋

季孫行父如晉

左氏曰齊人侵我西鄙故季文子告于晉義見隱
七年齊來聘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諸侯不序與七年盟于扈同益見史有詳略不可

以凡例求矣劉氏曰晉爲伯主齊弒其君興諸侯而莫能正晉則固有辜矣諸侯不亦病乎義又見隱元年盟于蔑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獻可杜氏曰春秋書內女來歸者三鄫伯姬杞伯姬直曰來歸此子叔姬曰齊人來歸蓋譏在齊也商人弒其子又絶其母辜不容誅矣況執之而又來歸乎高氏曰未有子而黜其母者也愚謂魯於是可討商人弒君執母黜母之辜而又不能焉則魯之爲國益可知矣○石氏曰子叔姬先書被執次書來歸非鄫杞之比夫商人弒君自立又虐其國君之母天子不能討諸侯不能伐季孫行父再如晉諸侯爲是盟于扈皆無能爲而退徒得單伯之至子叔姬之歸而已而興兵以侵魯者未已也於以見晉伯之不競也於以見諸侯有弒君者而莫之討也於以見齊之橫而魯之弱也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郛城外大郭也左氏曰齊侯能也遂伐曹入其郛討其來朝也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己則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愚謂商人弒君執母再伐母家入人郛郭舉大惡極不待言矣亦魯不討賊有以召之也義又見莊十年

公侵宋隱二年鄭伐衛○高氏曰惡魯及曹非理甚矣夫商人弒君而自立諸侯會于扈而不能討益無顧忌侵我伐曹以肆其暴豈特齊有自辛焉亦見諸侯之縱亂矣

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陽穀見僖三年公羊曰其言弗及盟何不見與盟也左氏曰及齊平公有疾使季文子會齊侯于陽穀請盟齊侯不肯曰請俟君閒張氏曰文公不能明政刑舉大義以致命使執辱吾女邊鄙被兵與國蒙伐又使大夫自屈以請盟而不見荅可謂困心衡慮而無憤悱改圖之心書此以見魯之衰文公之無志也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四不視朔范氏曰自二月不視朔至於五月也高氏曰自朔者天子之所頒也諸侯上稟天子之命下授萬民之時故其奉王朔告於廟則謂之告朔退而視朝以授民則謂之視朔穀梁曰公四不視朔不臣也以公爲厭政以甚矣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酅丘

云正本作酋

酅音西又七西切公羊作犀穀梁作師公羊疏

杜氏曰酅丘齊地左氏曰公使襄仲納賂于齊故盟于酅丘穀梁曰復行父之盟也愚謂文公不能

討商人之臯而區區求盟不得而復之使亂臣賊子肆行於世而三綱於是大壞雖周道陵夷而然亦文公不能為國以自取之也孔子曰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陳恒弑其君孔子請討之觀此可以知春秋所書之旨矣義又見隱元年盟于蔑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公羊曰文公母也愚謂此為毀泉臺及葬聲姜起文也

毀泉臺

杜氏曰毀壞也泉臺臺名左氏曰有蛇自泉宮出入于國如先君之數聲姜薨毀泉臺未詳信否公羊曰毀泉臺何以書譏築之譏毀之譏先祖為之已毀之不如勿居而已矣穀梁曰喪不貳事愚謂孔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臺作於先君初喪母而即毀之則思親之意蓋藐然矣況在諒闇之中而出令役民乎○康侯胡氏曰先祖為之非矣然臺之存毀非安危治亂之所繫也而必毀之是暴揚其失有輕先祖之心此履霜之漸弑父與君之萌春秋之所謹也故書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庸夷國也左氏曰楚大饑戎伐其西南至於阜山師於大林又伐其東南至於陽丘以侵訾枝庸人

帥羣蠻以叛楚麇人率百濮聚於選將伐楚於是申息之北門不啓楚人謀徙於阪高蕝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麇與百濮謂我饑不能師故伐我也若我出師必懼而歸百濮離居將各走其邑誰暇謀人乃出師旬有五日百濮乃罷自廬以往振麇同食次于句澨使廬戢梨侵庸及庸方城庸人逐之囚子揚窓三宿而逸曰庸師衆羣蠻聚焉不如復大師且起王卒合而後進師叔曰不可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可克先君蚡冒所以服陘隰也又與之遇七遇皆北唯裨儳魚人實逐之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

設備楚子乘駟會師于臨品分爲二隊子越自石溪子貝自仞以伐庸秦人巴人從楚師羣蠻從楚子盟遂滅庸義見僖三年徐取舒○張氏曰禦蠻待敵亦制服之而已夷人宗社豈王法之所容乎冬十有一月宋人弒其君杵臼杵公羊作處

孫氏曰稱人微者也名不登於史策劉氏曰弒君者曷爲或稱名或不稱名氏以氏通者稱氏不通者稱人貴賤之序也愚謂名通者稱名名氏不通者稱人貴賤之序也愚謂書曰殷肱喜哉元首起哉先書宋人殺其大夫與司馬又司城與子哀來奔司馬華孫來盟則是股肱既剪然後宋公見弒於宋人聖人之垂戒遠矣

義又見隱四年衛州吁事

十有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

葉氏曰四國稱人微者也愚謂四國伐宋得其伐矣然諸侯不親而使微者行其後又不見討賊之跡則非以討賊舉也此亂臣賊子所以接跡於世而晉靈亦親被其禍大義不明故也○程子曰行天討而成其亂失天職也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 聲公羊作聖非也

高氏曰九月而葬緩也不稱僖姜而別爲之諡非禮也○貫道王氏曰用見文公怠棄國政雖親喪亦不盡心

齊侯伐我西鄙

貫道王氏曰商人不母其母憑陵外家恃強陵弱必欲服魯而後已此所以繼有穀之盟也愚謂亦魯不能討賊有以召之也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

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穀見莊七年齊魯皆諸侯也文公不能討賊以自取辱至此而遂與弒逆之賊刑牲歃血以爲盟其何以臨民哉義又見隱元年盟于蔑○邦衡胡氏曰齊侯與遂盟于鄄丘是年伐我則盟之無信已可知矣至是又與公盟于穀齊之叛盟固不容誅然公之昏庸不能爲國以禮而汲汲以請盟深可

恥也文公立十有八年大夫盟會十八九獨此書公盟亦以見大夫之張也

諸侯會于扈

左氏曰公不與會齊難故也愚謂此會諸侯不序與七年盟于扈同十五年諸侯盟于扈既不能討齊弒君之賊此諸侯復會于扈又不能討宋弒君之賊此三綱大壞而諸侯不可以爲國也春秋非特責其不朝天子而自盟會之辜而尤在乎不討賊之事是晉靈不有桓文之功而徒有桓文之辜矣卒之不免也宜義又見隱九年會于防

秋公至自穀

文公不能自強其國而甘心事賊踰時而返義又見桓二年公至自唐○高氏曰書公至自穀則不

會於扈可知矣

冬公子遂如齊

左氏曰襄仲如齊拜穀之盟高氏曰公已與齊侯盟而遂復往者政在遂故也且見齊侯以篡弒而諸侯反畏之如此義又見隱七年齊來聘○邦衡胡氏曰齊連年伐我而數遣使以聘之魯之君臣豈不謂重幣甘言可以已敵國之難乎嗚呼不知立國區區以國與人雖竭力以事之彼豈以我爲德乎

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

臺下臺之下也穀梁曰臺下非正也葦老孫氏曰人君之薨必於路寢皆不正也其曰臺下蓋有甚焉○崔氏曰臺下者泉臺之下也其臺毀矣而其下屋存焉未詳是否

秦伯嬰卒

秦伯張氏曰康公也何氏曰穆公也案史記張氏近是高氏曰秦雖伯益之後僻在西夷自秦仲始大至平王時秦襄始有功於周室列於諸侯賜爵爲伯及穆公與於城濮之戰自後與中國交聘盟會遂伯西戎九年來歸僖公成風之穟始與魯通好至是遂書其卒而弔其喪也愚謂夷狄之喪赴於中國而中國往弔焉則夷夏混殺大經紊矣蓋其始也歸戎風之穟而不卻使術來聘而受之其赴中國固宜春秋內中國外夷狄而常愼其始先書穟聘於前而終之以此垂戒遠矣

及五月戊戌齊人弒其君商人

稱人見十六年高氏曰春秋之法弒君之賊以弒君討之則以賊書商人弒君自立至於五年宜加討賊之辭而稱齊人弒其君者齊人恬不討賊皆北面事之遂令商人專行無道而自以私怨殺之故曰齊人弒其君也左氏曰齊懿公之爲公子也

與邴歜之父爭田弗勝及即位乃掘而刖之而使歜僕納閽職之妻而使職驂乘五月公遊於申池二人浴於池歜以扑拶職職怒歜曰人奪汝妻而不怒一拶汝庸何傷職曰與刖其父而弗能病者何如乃謀弑懿公納諸竹中歸舍爵而行齊人立公子元愚聞孔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弑君而偷生者幸而免者也若商人者蓋不免者也商人弑君黜母惡極辜大幸免天下之誅而不免齊人之弑此天理也故春秋歷書商人之惡而終之以此垂戒遠矣義又見隱四年衛州吁事

○或曰弑逆之賊而春秋書曰弑其君齊之臣子猶可戴商人爲君乎曰篡位天子諸侯與天下之人一日不可待之爲齊侯齊之臣子一日不可戴之爲齊君苟齊之臣子北面拜之爲君而以私怨殺之是弑君也春秋安得不正齊人弑君之辜哉豫讓有言曰委質爲臣而求殺之是二心也況以私怨乎齊人弑君之辜不可逃矣此與里克弑君而書晉殺其大夫里克之意同雖君大夫異勢而其不以討賊殺之則一也嗚呼春秋正名此之謂也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

義見葬桓公

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左氏曰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仲見于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康侯胡氏曰禍亂邪謀發於並使之日而公子遂弒立其君之辜著矣義又見隱七年齊來聘○葉氏曰聘則何以二卿共使非常聘也其謀立宣公也自僖公以來三桓之子孫漸進四年公孫茲見文元年叔孫得臣見而仲孫氏強矣僖十五年公孫敖見而仲孫氏強矣文公六年季孫行父見而季孫氏強矣終春秋之世而莫之能去也僖之十六年

公子友卒公孫茲卒三家子孫列於卿者惟公孫敖一人遂以二十八年得政雖後於敖者然視三家爲最親故敖自十五年救徐之後不復用事所往來齊晉楚三大國之間至於入杞伐邾皆遂爲之魯之政蓋在遂焉文公立而益專及元年叔孫得臣見二氏雖復進而力未能與遂抗故其末年執政遂與叔彭生得臣行父四人彭生既以不從而殺則得臣行父不得不畏而聽此其所以挾得臣與之階行將以見此魯執政之意而非己之私也齊侯於是許之宣公立季孫行父亦如齊公遂會齊侯于平州以定其位則二人

蓋皆與聞乎弒者歟

冬十月子卒

不名闕文也左氏曰名惡公羊曰名赤未詳孰是

弒而書卒義同莊三十二年子般卒左氏曰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書曰子卒諱之也仲以君命召惠伯其宰公冉務人止之曰入必死叔仲曰死君命可也公冉務人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聽弗聽乃入殺而埋之馬矢之中公冉務人奉其帑以奔蔡既而復叔仲氏康侯胡氏曰何以知其賊乎上書大夫並使下書子卒夫人歸則知舉之在公子遂矣愚謂嗣君之禍由於大夫之專而大夫之

專由於文公之暗遂雖得政於僖公之末實張皇於文公之世故上春秋歷敘文公之惡遂與得臣行父之舉而終之以此若文公者幸免其身而卒及其嗣大夫之專不至於弒君不已其為鑒戒顯矣

（張氏曰私事公子遂敬嬴奪嫡之心也然其敢啓是心者嬖故也有夫人太子而嬖寵妾則文公所以急於事伯急於盟齊簡於視朝者有自來矣人君昏於嬖寵棄忘國政故妾媵大臣相謀弒國嗣而不能察身死之後冢嗣二人遂見戕弒所謂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者文公之謂矣

十八人姜氏歸于齊

姜氏杜氏曰惡視之母出姜也趙氏曰文公夫人左氏曰夫人姜氏歸于齊大歸也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爲不道殺嫡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愚謂文公死骨肉未寒而子殺妻歸不得終喪君闇臣專禍至於此春秋書之後世可以鑒矣而亦以著被弒之實也○張氏曰嫡庶之亂未有不始於妾上僭夫人失位而致之者是以知文公之首惡也

季孫行父如齊

許氏曰文子之行告宣公立也前乎子卒書如齊後乎子卒書如齊齊與聞乎故也所以惡齊也少

隨程氏曰遂得臣行父三人皆與謀以其前後如齊而知之也高氏曰見魯國臣子之辱皆不可勝誅也義又見隱七年齊來聘○呂氏曰君死不正而國之大臣恃大國以自免施施肆肆無所忌憚行父名大夫也而猶若是先王之澤盡矣木訥趙氏曰三家之強雖自僖公而僖公之世猶未敢專也至文公之世孟氏則公孫敖爲戚之會垂隴之盟叔孫氏則得臣會晉伐沈敗狄于鹹季氏則行父如陳如晉帥師城邑至東門氏則襄仲見於經者凡九非會則盟非盟則如非如則伐其橫尤甚於三家然極其源皆由文公怠惰不君也即位之

初伯主之會鄰國之好未嘗親之幸以大夫往聞
月不告月常月不視朔怠惰庸昏不出寢門何以
爲國宜諸大夫互結私援外事大國內懷國人公
室寖弱乖權歸於臣也一身未瞑二子爲戮妃妾
不能保終春秋之世權不復收而魯遂以微文公
不能追其責也

弑其君庶其

不書弑君之賊未詳或曰闕文也義見隱四年衛
州吁事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穀梁曰繼故而言即位與聞乎故也戴氏曰魯之
桓宣皆繼故而立無所畏懼偃然行即位之禮春
秋即其實而書之義同桓公即位

公子遂如齊迎女

葦老孫氏曰宣公弑子赤而立又在文公之喪也
乃遽使大夫逆女於齊書逆所以見弑君之人得
志而在位則無所不至也高氏曰公子遂蓋公族
之尊者尤不可也愚謂魯人殺齊之甥而姜氏歸

矣復以其女即其喪而嫁弑逆之賊又使弑逆之賊來逆而不辭齊侯之惡亦不可掩矣○康侯胡氏曰太子赤齊出也仲遂殺子赤及其母弟而立宣公懼於見討故結婚於齊爲自安計越典禮以逆之如此其亟而不顧者必欲贏仲遂請齊立接之始謀也其後滕文公定爲三年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也喪禮寖廢夫豈一朝一夕之故自文宣莫之行矣此所謂舉惡自見者也

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公羊曰遂何以不稱公子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也稱婦姜見僖二十五年高氏曰不直書夫人婦姜至自齊而稱遂以者明公子遂不當以夫人歸也○石氏曰文公之喪未期而使公子遂逆女雖不譏喪娶舉惡自見矣公子翬弑隱公者也公子遂殺子赤者也桓公之立逆女使翬宣公之立逆女使遂斯二人者在國以爲賊而桓宣以爲忠也王氏曰文十八年書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而不書其故已而十月子卒則遂及得臣如齊之意可見矣此年書季孫行父如齊而不書其故已而書公會齊侯于平州則行父如齊之意可見矣前年書夫人姜氏歸于齊以其子故也既而季孫如齊畏

夫人之有所訴也宣公即位之初公子遂如齊逆女亦齊之甥也憂齊之有所黨故欲急婚於齊也公穀謂譏喪娶不知喪娶之不足辱可辱者喪娶之故也

夏季孫行父如齊

左氏曰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高氏曰公旣婚矣然後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請列於會蓋春秋時凡國君不以其道立苟得一預於諸侯之會則他國不得復討文子不憚自行者欲假大國之權以定宣公之位也文子舉動乖錯如此義又見隱七年齊來聘○康侯胡氏曰經書行父如齊而不言其故謂納賂以請會者傳也經有不待傳而著者比事以觀斯得矣下書公會齊侯于平州則知行父請之也又書齊人取濟西田則知其請蓋以賂也雖微傳其事著矣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放逐也臣有辱宥之於遠也邦衡胡氏曰流放之刑惟天子得行之譏用天子之刑也木訥趙氏曰天子以四海爲家大臣有辱而法不至死則放之于荒裔舜放驩兜于崇山是也晉諸侯耳越晉境而爲他國安得荒裔而放之衛豈晉之荒服乎○葦老孫氏曰古者諸侯大夫命於天子大夫有辱

則請於天子天子命殺之可放之可春秋之時諸侯未嘗請於天子專命之專殺之專放之無禮也論語曰色斯舉矣爲大夫而見放焉則亦非賢者矣其大夫皐其命之專放之書曰放公會齊侯于平州

杜氏曰平州齊地在泰山牟縣西張氏曰後漢志琅邪國陽都故地有牟臺註平州在縣西後屬沂州沂水縣左氏曰會于平州以定公位康侯胡氏曰魯宣篡立踰年舉國臣子既從之矣若之何位猶未定而有待於平州之會也春秋以來弑君篡國者已列於諸侯之會則不復致討故曹人以此請負芻於晉夫篡弑之賊毀滅天理無所容於天地之間身無存沒時無古今其罪不得赦也已列於會而不復討是率中國爲戎夷棄人類爲禽獸此仲尼所爲懼春秋所以作也義又見隱九年會于防○張氏曰凡亂臣賊子之所以不敢縱其欲者以其猶有伯主大國能討之也齊乃魯之鄰其力足以正魯而惠公不明於義利邪正之辨會平州以定賊子之位則亂賊復何畏而不逞哉呂氏曰子赤卒夫人歸公即位即逆女于齊又會齊侯于平州齊人取濟西田雖欲不疑於人不可得也公子遂如齊

左氏曰東門襄仲如齊拜成康侯胡氏曰宣公篡立之辜仲遂主謀爲首惡初請於齊遂及行父則一再見于經矣如齊拜成雖削之可也又再書于策者於以著其始終成就弒立之謀以戒後世人臣或內交宮禁以固其寵或外結藩鎮以爲之援至於殺生廢置皆出其手而人主不悟者其慮深矣此皆直書於策而義自見者也義又見隱七年齊來聘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濟西田即僖三十一年所復侵地也穀梁曰言取授之也左氏曰齊人取濟西田以爲立公故以賂齊也公羊曰曷爲賂齊爲弒子赤之賂也愚謂魯擾之而書齊取者魯史之本文史諱國惡而但言齊取春秋因之以見義也康侯胡氏曰夫齊魯鄰國盟主之餘業也子赤弒出姜歸而宣公立不能聲罪致討務寧魯亂首與之會是利其爲惡而助之也弒君篡國人道所不容者而貨賂公行免於諸侯之討則中國胥爲戎狄人類滅爲禽獸其禍乃自不知以義爲利而以利之可以爲利而爲之也孟子爲梁王極言利國者必至於弒奪而後饜蓋得此意○貫道王氏曰齊惠於出姜姊妹也姊妹出於逆臣外孫並戕於逆賊反因之以爲利無人

心矣許氏曰桓公既弒以許田賂鄭宣公既弒以
濟田賂齊夫負不義於天下所藉以行者惟利而
已凡非利不取者則亦何義之云擇至於弒父與
君將無不合也是以桓宣之計若出一軌春秋志
之以見世平則正與法皆勝世變則亂與賂俱行
自然之符可不戒諸張氏曰使鄭莊齊惠不貪其
利則桓宣亦不能以自立矣故春秋誅其貪利而
成亂也

秋邾子來朝

義見桓二年滕子來朝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

楚子滑夏其惡著矣而鄭師助之皋又誣焉義又見莊十年荊敗蔡師

晉趙盾帥師救陳

蠻夷滑夏而中國救之善也然盾以大夫而專兵圖伯則天下禮樂征伐在大夫矣又以序晉靈見弒之漸義又見莊二十八年救鄭○君舉陳氏曰南北之勢於是始也後十五年而宋楚平後五十年而晉趙武楚屈建同盟于宋諸夏之君分為晉楚之從矣

宋公陳侯衞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棐芳尾切公羊作斐

上言趙盾帥師而此言晉師者亦先目後凡無他

義也杜氏曰棐林鄭地滎陽宛陵縣東南有林鄉
棐氏曰地棐林見會而後伐也高氏曰著諸侯爲
盾所致也夫征伐自天子出諸侯專猶不可況大
夫乎自隱桓以來諸侯無大小皆專而行之棐林
之會中國政在趙盾矣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
貫道王氏曰晉師救陳之後諸侯會之而後伐鄭
爾怒鄭伯而同外楚諸侯猶可以義起惜盾不足
以任其責也靈公立十三年僅盟扈一役與諸侯
援餘皆以盾盾既專兵欲不逼得乎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 崇公羊作柳
杜氏曰崇秦之與國任氏曰案地譜商有崇國在
京兆鄠縣甘亭左氏曰晉欲求成於秦趙穿侵我
侵崇秦急崇必救之吾以求成焉冬趙穿侵崇秦
弗與成未詳信否愚謂書此見大夫專兵侵伐亦
以序晉靈見弒之漸義又見莊十年公侵宋○貫
道王氏曰侵崇趙穿得兵權之始也
晉人宋人伐鄭
康侯胡氏曰宋人弒君王法在所不赦也而晉人
與之合兵伐鄭是謂以燕伐燕庸愈乎義又見隱
二年鄭伐衛○愚案鄭附楚以侵中國晉宋伐之
有名矣然趙盾合四國諸侯而不能服鄭之心爲
晉宋者盍反己而思乎宋以弒逆而伐人晉以大

夫而僭伯宜鄭之不心服也伐之不服而又伐之兵不以義其能振乎

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華戶化切孔氏曰此華元歸生及哀二年趙鞅罕達客主各言帥師者皆是將尊師衆故並具其文何氏曰大棘宋地杜氏曰在陳留襄邑縣南張氏曰襄邑屬拱州左氏曰鄭公子歸生受命於楚伐宋宋華元樂呂禦之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獲樂呂及甲車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馘百人愚案大棘宋地鄭伐宋可知也非前年冬晉宋伐鄭而鄭禦之也而稱宋華元及鄭歸生者華元志乎此戰也鄭附夷狄致晉之伐乃不自咎而帥師伐宋固有辜矣華元爲逆賊之臣亦不自咎而令人賀命而妄興大衆以取敗績壞國喪民以及其身皆辜也大凡弑逆之賊戰而偶勝者僥倖耳此其不免者也後世可以鑒此矣義又見僖元年獲莒挐○朱鄉呂氏曰春秋未有書大夫帥師而戰者書大夫帥師而戰自此始自是而後戰皆書大夫故宋華元鄭公子歸生晉荀林父衛孫良夫魯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晉趙鞅鄭罕達齊國書凡皆大夫帥師而戰也戰不書大夫帥師者吳

而已大夫之強可知矣春秋書戰三十四慊晉趙
鞅鄭罕達戰于鐵及此大棘之戰並稱帥師者其
衆敵也春秋書獲者七惟齊國書及此宋華元書
敗績者身見獲而師又敗也大夫生死皆言獲鄭
獲宋華元生也吳獲陳夏齧獲齊國書死也蓋存
之殺之皆在既獲之後爾

秦師伐晉

秦稱師者衆也亦魯史舊文猶楚始稱楚其後漸
稱子稱師蓋漸與諸夏混矣左氏曰秦師伐晉以
報崇也未詳信否愚謂此亦報復之師也襄又見
隱七年戎伐凡伯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義同元年伐鄭又見莊十年公侵宋○杜卿吕氏
曰新城之盟鄭既從晉是同於病楚也未幾而鄭
乃從楚以侵宋晉爲是率諸侯之師以伐鄭又未
幾而鄭歸生戰于大棘以敗宋晉又爲是率諸侯
之師以侵鄭且一鄭也昔何病楚而今從之昔何
從晉而今叛之哉蓋自文十七年伐宋一役始夫
諸侯之從晉也謂晉之有可依也率諸侯以伐宋
將以討賊也乃受其賂立公子鮑而還是立賊也
鄭由是謂晉不足與而從楚以侵宋蓋有辭於宋
也晉乃庇宋以伐鄭鄭復使歸生伐宋晉復黨宋

以侵鄭一動之非義而與國叛之敵國侮之彼得以奉辭而我疲於奔命至一至再而未已也伯主之舉動詎可輕哉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弒其君夷皐 皐公羊作猾

左氏曰晉靈公不君厚斂以彫牆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寘諸畚使婦人載以過朝趙盾士季見其手問其故而患之將諫士季曰諫而不入則莫之繼也會請先不入則子繼之三進及溜而後視之曰吾知所過矣將改之稽首而對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君能有終則社稷之固也豈惟羣臣賴之猶不改宣

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麑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麑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九月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嗾夫獒焉明搏而殺之盾曰棄人用犬雖猛何爲鬬且出提彌明死之初宣子田於首山舍于翳桑見靈輒餓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爲之簞食與肉寘諸橐以與之既而與爲公介倒戟以禦公徒而免

之問何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名居不告而
退遂自亡也乙丑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
山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弒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
不然對曰子爲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
誰宣子曰烏呼我之懷矣自貽伊慼其我之謂矣
宣子使趙穿逆公子黑臀於周而立之壬申朝于
武宮邦衡胡氏曰易曰弒父與君其所由來者漸
矣盾自文六年當國盟會侵伐皆盾專之不復有
君其來漸矣愚謂春秋歷書趙盾之事壬終之以
此鑒戒昭矣義又見隱四年衛州吁事○貫道王
氏曰靈公之立非盾意也故君臣不相能而盾之
無君之心久矣盾狡而穿愚河曲之役委曲庇之
將用之也且使爲公壻則伏姦賊於君側有年矣
靈公不君與盾爲仇此盾之所以先事而發也使
穿侵崇是與之以兵權也事成機熟委君於穿而
宿留境上謂非其情可乎穿弒君而反使之迎成
公而立之是庇穿弒而免穿於討也後人見傳徒
以事成於穿而盾負弒逆亦惑矣康侯胡氏曰趙
穿手弒其君董狐歸獄於盾其斷盾之獄詞曰子
爲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以是書斷而盾也受
其惡而不敢辭仲尼因其法而不之革其義云何
曰亡而越境謂去國而不還也然後君臣之義絶

反而討賊謂之復讎而不釋也然後臣子之事終不然是盾僞出而實與聞乎故也假令不與聞者而縱賊不討是有今將之心而意欲穿之成乎弒矣惡莫慘乎意今以此舉盾乃閑人子之邪心而謹其漸也微夫子推見至隱垂法後世亂臣賊子皆以詭計獲免君臣父子不相夷以至於禽獸也幾希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書此爲速葬及魯郊起文也義又見隱三年

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

張氏曰郊牛者本養以事天之牛也高氏曰不言傷之者牛自傷也宣公弒君篡位無天道矣豈足以對越在天乎祭天之牛或傷或死此天示變以警公也康侯胡氏曰乃不郊爲牛之口傷改卜牛而牛又死也不然郊矣禮爲天王服斬衰周人告喪于魯史策已書而未葬也祀帝于郊夫豈其時而或謂不以王事廢天事禮乎春秋已來喪紀寖廢有不奔王喪而遠適他國有不修弔禮而自相聘問固將以是爲可舉而不廢也卒至漢文以日易月後世不能復其所由來漸矣春秋備書其義自見魯郊與猶三望義並見僖三十一年○趙氏

曰魯之僭郊天不從而魯必爲之卜而不從者四
鼷鼠食牛者三牛口傷者一魯不自咎其僭必將
用之凡郊之不從牲之變故皆非人力所能爲也
不郊而猶三望不得僭於天而僭於地天地豈有
異理天所不享地安得享之

葬匡王

杜氏曰四月而葬速康侯胡氏曰四月而葬王室
不君其禮略也

楚子伐陸渾之戎渾戶門切又戶困切陸公羊作賁公穀無之字

張氏曰陸渾子本允姓居瓜州僖二十二年秦晉
遷之于伊川在唐爲河南陸渾縣地宋河南府伊
陽縣北二十里有陸渾縣故城康侯胡氏曰夷狄
相攻其志何也爲陸渾在王都之側故書于策以
謹華夷之辨禁猾夏之階愚謂陸渾在伊雒天子
不能治諸侯不能驅而夷狄得以伐之中國不振
甚矣義又見僖三年徐取舒

夏楚人侵鄭

義見莊十年荆敗蔡師

秋赤狄侵齊

張氏曰赤狄狄之別種木訥趙氏曰隰姓潞甲及
留吁皆赤狄也孔氏曰謂之赤狄白狄者俗尚赤
衣白衣也地譜洛州春秋赤狄之地義見隱七年

戎伐凡伯○木訥趙氏曰僖文之世歲有狄患至文十一年叔孫得臣敗狄于鹹狄患頓息狄衰而赤狄興焉今其侵齊始見於經

宋師圍曹

邦衡胡氏曰宋文弒立己爲亂而欲治人之亂春秋所甚惡也愚謂逆賊逞志以圍人之國見王政之壞極矣義又見僖十九年宋圍曹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葬鄭穆公

木訥趙氏曰葬不月闕文也愚謂月日雖闕然久卒而冬葬蓋在三月之內速也義又見隱三年葬

宋穆公

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 郯音談向舒亮切

張氏曰郯己姓國子爵秦有郯郡漢屬東海郡故城在淮陽軍下邳縣北杜氏曰莒郯二國相怨故公與齊侯共平之向莒邑東海承縣東南有向城

左氏曰平國以禮不以亂以亂平亂何治之有劉氏曰平莒及郯義也莒人不肯吾有不義焉伐莒強也取向利也非君子之道也君子之道猶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

而已矣○張氏曰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聖人所以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者此心公正自足以感之也今以宣公而平二小國若出於公不必假齊一言而彼已服今挾齊爲重而彼尚不肯伐莒而齊不與復取向以自益春秋深以著宣公此心之不公而終之以爲利也

秦伯稻卒

張氏曰秦伯共公也存耕趙氏曰自秦康公罃卒書於經而秦同於中國矣於是書共公稻卒義見文十八年秦伯卒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

左氏曰歸生子家也愚案先書歸生帥師而終之以此見大夫專兵國之禍也鑒戒昭矣義又見隱四年衛州吁事

赤狄侵齊

義見三年

秋公如齊

義見僖十年但彼猶朝伯主此則朝其立己者耳

公至自齊

義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冬楚子伐鄭

左氏曰鄭未服也義見莊十年荊敗蔡師○張氏

曰案楚自去年至十年侵伐鄭者凡五至十一年盟鄭于辰陵而鄭又徼事晉於是十二年圍鄭入之遂敗晉于邲而後鄭服楚晉人之不振有自來矣

五年春公如齊

義見四年此則去秋與今春兩如齊甚矣

夏公至自齊

踰時而返也義又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 張氏曰左氏無子字據高固及子叔姬來有子字當從公羊穀梁

子叔姬趙氏曰時君之女也左氏曰逆叔姬卿自逆也高氏曰古者三十而娶五十而爵爲大夫故

大夫無出境親迎者高固爲齊正卿而始與魯爲婚又越境逆女非禮可知義又見莊二十七年莒慶逆叔姬

叔孫得臣卒

張氏曰不日闕文也存耕趙氏曰謹三孫之世卿也大意又見隱元年益師卒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啖氏曰大夫非公事與妻出境非禮也時叔姬始嫁未合歸寧假令合歸寧亦不當與高固同來書之以明高固之辱也○康侯胡氏曰禮女子有行遠父母者歲一歸寧今見逆踰時未易歲也而叔

姬亟來非禮也大夫適他國必有君命與公事否則禮法之所禁而可犯乎惠公許其臣越禮恣行而莫遏高固委其君踰境自如而不忌則人欲已肆矣凡婚姻常事不書而書此者則以爲非常爲後世戒也

楚人伐鄭

義見莊十年荆敗蔡師

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左氏曰晉衛侵陳陳即楚故也高氏曰趙盾弑君孫免爲衛卿反與之比以兵加人之國因見當時習於悖亂不知君臣大義也義又見莊十年公侵宋

○貫道王氏曰向也楚嘗侵陳晉一救之陳遂於侵鄭陳非忘晉也鄭以晉故三年三被楚師晉無一矢之救此陳所以畏而平楚也晉不自反以侵陳討貳晉可知矣木訥趙氏曰晉楚爭此始

夏四月

秋八月螽 公羊作螺

義見桓五年○康侯胡氏曰傳謂螽爲穀災虐取於民之效也軍旅數起賦斂既繁戾氣應之矣善惡之感萌於心而災祥之應見於事宣公不知舍惡遷善以補前行之愆而用兵不息災異數見年

穀不登國用空乏卒至於改助法而稅民蓋自此始矣經於螽螟一物之變必書于策以示天人感應之理不可誣當慎其所感也

冬十月

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義見隱元年盟于蔑○愚案外大夫來盟者五而稱使者二桓十四年鄭伯使其弟語及此孫良夫是也直書來盟者三閔二年齊高子僖四年楚屈完文十五年宋司馬華孫是也凡書使前定也其君使之來盟也不書使未前定也大夫至其國隨宜以盟者也大略如此又當隨事見義不可執一

而論

夏公會齊侯伐萊

杜氏曰萊國東萊黃縣張氏曰登州黃縣有萊山貫道王氏曰萊東夷之國近於齊齊欲兼之而魯宣以兵助其虐康侯胡氏曰公與齊侯俱不務德合黨連兵恃強陵弱是以爲此舉也

秋公至自伐萊

踰時也義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大旱

義見僖二十一年○張氏曰比年螽旱觀其所感可見矣

冬公會晉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張氏曰黑壤晉地一名黃父義見隱九年會于防

○邦衡胡氏曰自文公以來中國無盟主終晉靈之世未嘗一合諸侯成立五年始有黑壤之會而大夫不與焉庶幾桓文之事愚謂此會終不能以服楚不旋踵而滅舒蓼伐陳矣

八年春公至自會

冬會春至則正月告朔之禮廢矣義又見桓二年

公至自唐○高氏曰古者國有凶荒則殺禮而不舉公夏會伐萊而秋至冬會黑壤而此年春至其間大旱之不恤而區區以侵伐期會爲急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

孔氏曰黃齊境公羊曰其言至黃乃復何有疾也何言乎有疾乃復譏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聘禮曰賓入竟而死遂也若賓死未將命則既斂于棺造于朝介將命孫氏曰至黃乃復廢君命也○東萊呂氏曰昭公如晉亦有疾乃復矣今不云有疾人臣不當以疾止也

仲遂不可以疾止也

平已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葉氏曰有事者四時之常祭也仲遂公子遂也稱仲遂見僖十六年季友卒垂見隱八年穀梁曰猶

者可以已之辭康侯胡氏曰繹者祭之明日以賓尸也杜氏曰籥管也呂氏曰萬舞文武二舞之總名也籥舞文武之別名也文舞又謂之羽舞蓋文舞吹籥秉翟羽也萬入去籥者文武二舞俱入於二舞中去羽舞之吹籥以其有聲也去其有聲而用其舞者以仲遂之卒知其不可而爲之也此正祭之日仲遂卒于垂則次日已聞之股肱之痛賓尸之祭爲可已也行吉禮於方聞喪之時雖用舞而僅去其有聲者是知其不可而猶爲之也○劉氏曰譏世卿言自是世仲氏也愚謂春秋有大義兼小義者此章本爲猶繹書而因以見世卿之義而

遂則東門氏之始也遂之後公孫歸父仲孫嬰齊亦執魯政故志之又案仲遂弒君之賊人所當討奉使未畢中道擅返宣公明正其罪不爲之服可也既私其立己之恩一切容之俾爲上卿矣則當以上卿之禮處之聞喪而廢繹可也今偃然行吉禮以賓尸用樂而僅去其管則宣公既失大義又失常禮正張氏所謂由其心之不正而施之宗廟朝廷者繆戾如此春秋書之將使後世識君臣之義禮樂之情豈徒攻宣公仲遂之惡哉又案周禮樂師教國子舞羽吹籥然詩曰左手執籥右手秉翟孔氏曰籥雖吹器舞時與羽並執明此時舞者

不得吹簫也呂氏吹簫之說豈即所執之簫歟抑別有所謂吹簫者而去之歟

戊子夫人嬴氏薨 嬴公羊穀梁作熊胡氏曰非也當從左氏

嬴氏杜氏曰宣公母高氏曰此文公妾也何以稱夫人援成風之例著其僭也義見文四年風氏薨○葉氏曰魯之妾母仲子也成風也敬嬴也定弋也自仲子始見於隱公之世春秋猶書惠公仲子之賵考仲子之宮以見譏然仲子猶不爲夫人魯之妾母爲夫人自成風始貫道王氏曰敬嬴私事襄仲故仲弒二君立其子遂蓋有公子頑之辜也賊以仲卒淫嬖以夫人薨國無政也

晉師白狄伐秦

張氏曰白狄即丹州延州銀夏之地秦同壤之國也左氏曰春白狄及晉平夏會晉伐秦康侯胡氏曰晉主夏盟糾合諸侯攘夷狄安諸夏乃其職矣秦人之怨起自侵崇其曲在晉責己可也既不知自反釋怨修睦以補前過已可咎矣乃復興師動衆會白狄以伐之獨不謂非其類乎愚謂摟諸侯以伐諸侯辜也況摟夷狄伐夷狄以報私忿乎

楚人滅舒蓼 音了穀梁作鄝

張氏曰或曰地譜上義陽之蓼不與羣舒近此即如舒鳩舒庸一國也木訥趙氏曰舒蓼一國也舒

同宗而異國舒蓼舒庸舒鳩皆舒也亦猶狄均曰狄而異種舒蓋楚之黨而舒逼近中國舒滅中國失其南門矣左氏曰楚爲羣舒畔故伐舒蓼滅之義見僖三年徐取舒○高氏曰自徐人取舒至是楚人滅舒蓼成十七年又滅舒庸襄二十五年又滅舒鳩夷狄自相攻滅而春秋書之者是時楚人勢橫將爲中國憂康侯胡氏曰中國民有被髮左衽之患矣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旣

義見桓三年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

歲之首月遠朝強齊非特見公之無哀亦不知有天王矣義又見僖十年

公至自齊

存耕趙氏曰朝正於齊無新歲之戚尚可以告廟

子義又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夏仲孫蔑如京師

蔑穀之子孟獻子也胡氏曰歲首月公朝齊夏使大夫聘京師黃氏曰比事而觀則輕重先後倒置可知

齊侯伐萊

義見七年伐萊○許氏曰狄比侵齊而齊不敢報

萊不犯齊而齊亟伐之畏衆強而弱微弱如此於此可以觀惠公之政矣

秋取根牟

孫氏曰内滅國曰取諱之也劉氏曰根牟者附庸之國杜氏曰東夷國琅邪陽都縣東有牟鄉張氏曰屬密州安丘縣義見莊十年齊滅譚○竊疑此蒙上齊侯伐萊之文則根牟爲萊邑而齊取之也但無所考耳

八月滕子卒

滕稱子見桓二年左氏曰滕昭公卒高氏曰自隱七年書滕侯卒至此始書滕子卒者魯不會其葬而書卒爲下圍滕起大意又見隱七年滕侯卒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

扈見文七年義見隱九年會于防○邦衡胡氏曰鄭自晉靈以來服屬於楚至晉成繼立始叛楚而歸晉自宣三年至於是鄭無歲不有楚師然不敢叛晉者惟晉成是賴故黑壤及此扈之會鄭皆在焉黃氏曰晉自靈公不能繼文襄之業中國無與主盟會皆出於大夫至成公方會諸侯于黑壤又會于扈中國賴之愚案伯者之功過如此

晉荀林父帥師伐陳

邦衡胡氏曰文宣以來諸侯權移於大夫雖晉成

銳意文襄之業再會諸侯卒不能收下移之權今
荀林父帥師以見諸侯皆再會而大夫專伐爾高
氏曰陳不會即楚故也楚伐陳晉不能救今乃伐
之晉之不義甚矣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
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 臀徒門切
杜氏曰卒於境外故書地高氏曰不言卒于會者
諸侯散而晉侯以疾留于扈也諸侯非王事不出
境成公會于扈而卒非正也大意見隱七年滕侯
卒○葦老孫氏曰春秋諸侯卒皆不地外事則略
也卒于外者八書地者三晉侯卒于扈鄭伯卒于
鄛宋公卒于曲棘不言于師于會而以地言者在

其封內也人君之卒必於正寢而諸侯非王命奔
走於外以死國事無所寄託而宗社危殆者必謹
志之晉鄭宋之君皆卒于封內而春秋猶舉之者
舉其不卒于正寢也卒于封內書地卒于會書會
卒于師書師以地為重則于會于師又可知也愚
案公穀孫氏皆以扈為晉地未詳是否竊謂書地
書會書師皆因魯史之舊要之皆非王事而不卒
于正寢耳恐未可以地與會與師分優劣也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
大意見隱七年滕侯卒○胡氏曰晉成公衛成公
皆不書葬魯不會也二國赴喪皆不往會以私怨

廢禮忘親高氏曰此所謂無其事闕其文者也皆未詳是否

宋人圍滕

左氏曰宋人圍滕因其喪也張氏曰不哀有喪用兵圍之比事以著其不仁也義又見僖十九年宋圍曹○康侯胡氏曰圍非將卑師少所能何以不稱師關疑愚謂程子謂不知衆寡將帥名氏亦曰某人者正指此類也益知春秋不可以凡例求矣

楚子伐鄭

高氏曰楚子聞晉侯卒于扈來討鄭伯之貳義見莊十年荊敗秦師○黃氏曰楚莊之立加兵於鄭凡四而兩書楚子說凡例者紛然蓋書楚子者君為將也書楚人者大夫為將也戎夷猾夏何可褒而以書楚子曲生意義邪

晉郤缺帥師救鄭

義見莊二十八年救鄭

陳殺其大夫泄冶（泄息列切張氏曰左氏作洩今左傳本多因唐人諱世字雖偏傍亦然故改泄為洩也）

左氏曰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皆衷其衵服以戲於朝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且聞不令君其納之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冶許氏曰書殺洩冶張陳亂之本也義又見莊二十六年曹殺大夫

春秋本義卷第十六

後學 成德 校訂

春秋本義卷第十七

宣公

十年春公如齊

不書月日闕文也貫道王氏曰比年朝正事齊如事君使移此事周君子猶爲過六年一朝之制也曾謂朝正於齊可爲禮乎義又見僖十年

公至自齊

義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齊人歸我濟西田

歸我歸魯也內辭耳不言來者既曰歸我而復曰來則其文複矣故但言歸我而不言來皆無他義

濟西田即元年賂齊者左氏曰公如齊齊侯以我
服故歸濟西之田獻可杜氏曰天子所封之地而
諸侯取之歸之皆專恣也○康侯胡氏曰宣公於
齊順其所欲既以女妻其臣又以兵會伐萊又每
歲往朝于齊廷雖諸侯事天子無是禮也故惠公
悅其順事己而以所取濟西田歸之也以柔弱卑
屈事人不以其道而得地與悅人之柔巽卑屈事
己不以其道而歸其地皆人欲之私而非義矣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義見隱三年

己巳齊侯元卒

書此為崔氏出奔及公如齊歸父葬惠公起文也

義又見隱三年宋公卒

齊崔氏出奔衛

公羊曰崔氏者何齊大夫也其稱崔氏何譏世卿
也義又見隱三年尹氏卒及僖二十八年元咺奔
晉○木訥趙氏曰惠公卒而崔氏奔則崔氏寵於
惠而不容於國人矣孫氏曰言氏者起其世也東
遷之後天子諸侯之大夫皆世書尹氏卒譏天子
大夫書崔氏奔譏諸侯大夫

公如齊

左氏曰公如齊奔喪高氏曰齊侯卒而奔其喪是

以事天子之禮事齊也

五月公至自唐

義見桓二年公至自齊

癸巳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

高氏曰徵舒者夏姬之子也左氏曰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女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廄射而殺之二子奔楚康侯胡氏曰禍莫大於拒諫而殺直臣泄冶不憚盡言正謂靈公君臣淫縱恐其及禍不忍坐觀靈公不能納又從而殺之卒以見弑而亡其國此萬世之大戒也胡氏曰書夏徵舒弑其君者明

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也義又見隱四年衛州吁事○張氏曰考之國語前年單子如楚過陳時泄冶未死也單子歸而告王以陳侯帥其卿佐南冠以淫於夏氏陳侯不有大咎國必亡已見於三年之前矣能無及乎觀春秋之所書弑君如陳平國齊光蔡固以千乘之主而自僭於閭巷小人所不為者心術之惑可不戒哉

六月宋師伐滕

前年伐滕之喪今又伐之強陵弱衆暴寡也無王甚矣義又見桓二年鄭伐衛○木訥趙氏曰滕之小安能事二國事魯則宋伐之事宋則魯伐之宋

成才免晉楚之虐曷不以己處晉楚之心爲心乎

康侯胡氏曰稱師用衆也鄰有弒逆不能聲舉致計乃用大衆以伐當恤之小邦

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

歸父襄仲之子子家歸父也張氏曰春秋書此深著亂臣賊子不復明送終之正禮故缺於天子而厚於強國豈非九伐之威不行專征之討不加以至此與存耕趙氏曰三月而葬速也義又見隱三年葬宋穆公○邦衡胡氏曰先書公如齊見公不奔天王之喪而奔齊之喪此書歸父如齊葬齊惠公見公不會天王之葬而會齊之葬無王甚矣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左氏曰鄭及楚平諸侯之師伐鄭取成而還存耕趙氏曰前此楚伐鄭晉救之使晉能庇鄭鄭何至與楚平哉兵不足以制楚德不足以服鄭彼此交戰鄭何辜焉晉於是不可以伯矣義又見隱二年

鄭伐衛○高氏曰陳有弒君之亂曾不是圖而有事於鄭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葉氏曰王季子王之季子也高氏曰天王不推至公選賢與能而使幼稚之子居大夫之任以交政於諸侯是示天下以私也貫道王氏曰周於魯有

君臣之分魯宣篡立當討朝齊者五聘齊者六於
周則使蔑聘之周公之制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既
不能行九伐之法乃汲汲焉有季子之報是周以
列國自處惟恐有失名分既夷矣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 音亦公羊作蘇
杜氏曰繹邾邑魯國鄒縣北有繹山夾溠鄭氏曰
繹山多矣邾文公遷于繹是邾都也非此繹也黃
氏曰歸父蓋自廣其邑也未詳是否義見隱四年
莒伐杞取牟婁○康侯胡氏曰用貴卿主將舉大
衆出征伐不施於亂臣賊子奉天討彊而陵弱侵
小近在邦域之中附庸之國是爲盜也當此之時

陳有弒君之亂曾不是圖有事於邾不亦傎乎

大水

義見桓元年

季孫行父如齊冬公孫歸父如齊

左氏曰季文子初聘于齊冬子家如齊伐邾故也

未詳信否康侯胡氏曰齊侯嗣立宣公親往奔其
父喪又使貴卿會葬矣修聘未晚也而季孫亟行
歸父繼往則以宣公君臣不知爲國以禮而謂妄
說取人之可以免討也義又見隱七年齊來聘○
黃氏曰不特宣公若行父歸父之往亦自結於齊

耳

齊侯使國佐來聘

左氏曰國武子來報聘東萊呂氏曰頃公未踰年而不稱子邦衡胡氏曰當凶歉而行吉禮忘哀思而結昏好義又見隱七年齊來聘

饑

葉氏曰饑者何食不足也一穀不登曰嗛二穀不登曰饑三穀不登曰饉四穀不登曰康五穀不登曰大饑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畜故凶年可以補敗是爲敎民之道二十八穀畢登之時也公羊曰以重矣何以於冬焉書五穀畢登之時也公羊曰以重書也○劉氏曰曷爲或言饑或言大饑凶年補敗不足曰饑死傷流亡曰大饑張氏曰王政以食爲重故積貯天下之大命也前此百有餘年水旱螟螽之災多矣不以饑書今大水之後書饑者著宣公煩於外事國用無節上下用竭故一遇水旱遂致乏食耳荀卿論本末源流貿誼論畜積皆明於爲民而知春秋書饑之意者也愚案春秋凡書饑者四大饑者一莊二十八年大無麥禾臧孫辰告糴于齊亦一饑也

楚子伐鄭

義見莊十年荆敗蔡師○木訥趙氏曰鄭二身餌楚五受楚兵從楚者六歸晉者五乍晉乍楚不幸

而處晉楚之間不能自立也東萊呂氏曰自宣四年以後晉楚爭欲服鄭鄭遂南北屬此可見中國夷狄盛衰鄭用子良之言兩屬晉楚子良曰與其來者可也鄭始終謀策只出於此子產所謂玉帛以待於二境惟其強者從之與此一般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辰穀梁作夷

楚子序於陳鄭之上者陳鄭屈服楚子主盟也杜氏曰辰陵陳地潁川長平縣東南有辰亭張氏曰即淮寧府西華縣左氏曰楚子伐鄭及櫟子良曰晉楚不務德而爭兵與其來者可也晉楚無信我焉得有信乃從楚夏楚盟于辰陵陳鄭服也存耕趙氏曰楚游伐鄭鄭之從楚猶可言也師不至陳亦受盟先聲震也楚自是遂伯矣有辰陵之盟而有邲之戰有邲之戰而後有蜀之會盟是變端之大者矣春秋所謹也高氏曰所以閔中國之衰也義又見莊十年荊敗蔡師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高氏曰自四年公及齊侯平莒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至是齊魯同計之夫辰陵之盟中國所宜震也而附齊之固也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而附齊之固也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

秋晉侯會狄于欑函欑才端切函音涵

會者往會之也杜氏曰欑函狄地左氏曰晉郤成子求成於衆狄衆狄疾赤狄之役遂服於晉秋會于欑函衆狄服也是行也諸大夫欲召狄郤成子曰吾聞之非德莫如勤非勤何以求人能勤有繼其從之也木訥趙氏曰楚子盟陳鄭于辰陵而晉侯會狄于欑函内失陳鄭而外求狄得狄何益於中國哉義又見隱二年公會戎于潛○康侯胡氏曰春秋正法不與夷狄會同分類也今中國有亂天王不能討則方伯之責也又不能討則四鄰諸侯宜有請矣而會方會齊伐莒晉方求成于狄不亦慎乎直書其事而義自見也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丁亥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寧公羊作甯

先書楚人而後書楚子者楚子先使兵殺徵舒而後楚子入陳紀實事也書丁亥之日可見也左氏曰楚子爲陳夏氏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遂入陳殺夏徵舒轘諸栗門因縣陳陳侯在晉申叔時使於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徵舒爲不道弑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猶可辭乎王曰可哉曰夏徵舒弑其君其side大矣討而戮

之君之義也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
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
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
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
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可哉吾儕小人所謂取
諸其懷而與之也乃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
之夏州愚案此傳與經少不合未詳信否康侯胡
氏曰公孫寧儀行父此二臣者從君於昏宣淫於
朝誅殺諫臣使其君見弒蓋致亂之臣肆諸市朝
與衆同棄然後快於人心今乃詭詞奔楚託於討
賊復讎以自脫其辜楚莊不能察其反覆又使陳

人用之猶人有飲毒而死者幸而復生又強以毒
飲之可乎愚謂陳有弒君之賊天子諸侯與陳之
臣子不能討而蠻夷討之據跡而觀人情所許也
而其心之所由來者非義經書楚殺徵舒於前書
入陳納寧儀行父於後蓋不待察其微而其心之
所由來者顯矣說者謂楚得竊義舉以逞志可謂
善誅心矣夫中國不自正而蠻夷假之以逞志君
子能不傷乎○黃氏曰諸家多以討賊譽楚案楚
子初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已乃入陳是以
盜賊之行始而取之也徵舒弒陳靈者也公孫寧

儀行父與陳靈昏淫致陳靈之弒者也以法則徵舒之舉重以情則公孫寧儀行父之舉重今殺徵舒而納公孫寧儀行父討賊如是乎善乎張氏之言曰孔寧儀行父必因奔楚誘楚子以利故楚子殺徵舒而入陳愚因張氏之說而推之則楚子受孔寧儀行父之奔故殺徵舒爲二子報私忿欲因而利之耳諸家與楚討賊過矣

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

黃氏曰靈公昏淫見弒今二十有二月而葬蓋其同爲淫亂之臣孔寧儀行父方歸自楚而葬之前此國人不葬也愚謂諸侯五月而葬陳靈淫亂不得其死三年始克葬又得惡謚焉春秋直書其事爲後世大戒也義又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楚子圍鄭

義見莊十年荊敗蔡師○高氏曰陳鄭之始即夷狄是乃召夷狄之亂中國也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邲扶必切音弼

杜氏曰邲鄭地地譜鄭州城下管城縣有邲城在縣南左氏曰晉師救鄭愚謂晉之救鄭意則善矣使晉景上告天子下帥列國親伐楚以救鄭雖敗於楚未失義也今書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則是

林父主乎此戰也以大夫專兵主戰而敗其軍於蠻夷夷夏之勢自此倒置則晉景之任林父林父之專兵輕敵其辜大矣彼夷狄之橫何足責哉義又見莊十年荊敗蔡師○張氏曰晉不能討陳亂已失三綱軍政之本乃欲恃力以爭鄭則知晉之所以敗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

蕭見莊二十三年義見莊十年荊敗蔡師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同盟見莊十六年杜氏曰清丘衛地在濮陽縣東南張氏曰地譜濮州臨濮縣東南有清丘程子曰晉爲楚敗諸侯懼而同盟既而皆渝愚謂諸侯同盟已得辜於天子況大夫同盟僭孰甚焉大夫同盟僭禮之盟無益也尚矣義又見隱元年盟于蔑○康侯胡氏曰楚既入陳圍鄭敗晉滅蕭憑陵中國甚矣爲諸侯計者宜信任仁賢修明政事自強於爲善則可以保其國耳曾不是圖而刑牲歃血要質鬼神蘄以禦楚謀之不臧孰大於是

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左氏曰宋爲盟故伐陳衛人救之孔達曰先君有約言焉若大國討我則死之未詳信否康侯胡氏曰陳有弒君之亂宋不能討而楚討之宋人不能內自省德遽以大衆伐之非義舉矣若衛叛盟則惡自見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苫

苫公羊作衛

十有三年春齊師伐莒

左氏曰莒恃晉而不事齊故也未詳信否義見隱二年鄭伐衛

二年鄭伐衛

夏楚子伐宋

黃氏曰陳叛中國而從楚清丘之盟陳不至而宋伐之故楚子伐宋蓋爲陳伐之也義見莊十年荊

敗蔡師○貫道玉氏曰前此楚侵之今又伐之繼又圍之晉不一動心焉宋雖爲晉而晉則莫宋庇也則終於爲平而已愚案清丘之盟不足恃也如此

秋螽

公羊作蝡

義見桓五年

冬晉殺其大夫先穀

義見莊二十六年曹殺大夫

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義見莊二十六年曹殺大夫

夏五月曹伯壽卒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晉侯伐鄭

左氏曰夏晉侯伐鄭爲邲故也告於諸侯蒐焉而還中行桓子之謀也曰示之以整使謀而來康侯胡氏曰比事而觀知其爲報怨復讎之兵直書其事而義自見矣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邦衡胡氏曰鄭之從楚畏楚而叛晉也晉景不能攘楚而區區伐鄭是中國自相殘賊而夷狄愈得志矣張氏曰屈而知伸敗而能改可以興矣晉所以敗由大義不明而爭與國也今敗未兩歲而復興爭鄭之師

秋九月楚子圍宋

左氏曰楚子使申舟聘於齊曰無假道于宋亦使公子馮聘于晉不假道于鄭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曰鄭昭宋聾晉使不害我則必死王曰殺女我伐之見犀而行及宋宋人止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屨及於窒皇劒及於寢門之外車及於蒲胥之市秋九月楚子圍宋木訥趙氏曰伐宋而宋不屈繼之以圍其必宋之服也審矣楚將橫行中夏許蔡已從陳鄭已服則次及於宋宋中國之門戶也得宋則齊

魯以之所以必服宋歷三時而圍不解卒得宋平而後已義見莊十年荆敗蔡師○康侯胡氏曰宋人要結盟誓欲以禦楚已非持國之道輕舉大衆以伐陳見伐之由也國必自伐然後人伐之凡事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易於訟曰君子以作事謀始始而不謀必至於訟訟而不竟必至於師若宋是矣若蠻夷圍中國則亦明矣

葬曹文公

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義見莊十四年單伯會諸侯于鄄○夾漈鄭氏曰

公子遂雖卒而魯國之政猶在其子故歸父今年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

左氏曰孟獻子言於公曰臣聞小國之免於大國也聘而獻物於是有庭實旅百朝而獻功於是有容貌采章嘉淑而有加貨謀其不免也誅而薦賄則無及也今楚在宋君其圖之公說康侯胡氏曰楚圍宋陵蔑中華甚矣諸侯縱不能畏簡書攘夷狄存先代之後嚴兵固圍以爲聲援猶云可也乃以周公之裔千乘之國謀其不免不亦鄙乎比事以觀則知中國夷狄盛衰之由春秋經世之略矣

愚案此與信二十七年楚及諸侯圍宋公會盟于

宋同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二國稱人者各以大夫爲平而君不相見也左氏曰宋人使樂嬰齊告急於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強能違天乎諺曰高下在心川澤納汙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國君含垢天之道也君其待之乃止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遂

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穀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女則棄之速即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爲義臣能承命爲信信載義而行之爲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信無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貳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死而成命臣之祿也寡君有信臣下臣獲考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夏五月楚師將去宋申犀稽首於王之馬前曰無畏知死而不敢廢王命王棄言焉王不能荅申叔時僕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

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爲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愚謂宋先代之後國雖小中夏之望也諸侯之門戶也楚圍三時諸侯莫敢救者宋勢殫力竭而與之平則外夷橫而中夏衰也甚矣○案楚頓兵三時財耗民罷使晉救之宋攻其內晉擊其外一舉而伯業定矣師不敢出則晉之不振而有蜀之盟也惜哉

二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稱師用大衆也杜氏曰潞赤狄之別種潞氏國故

稱氏子爵也葉氏曰赤狄狄之總名也其別爲潞氏及甲氏留吁見於經者自三種各以其別言之故皆冠以赤狄張氏曰潞氏即潞州潞城縣左氏曰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酆舒爲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晉侯將伐之諸大夫皆曰不可酆舒有三儁才不如待後之人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鼻焉儁才雖多何補焉不祀一也耆酒二也棄仲章而奪黎氏地三也虐我伯姬四也傷其君目五也怙其儁才而不以茂德茲益鼻也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而申固其命若之何待之不討有鼻曰將待後後有辭而討焉毋乃

不可乎夫恃才與衆亡之道也商紂由之故滅天
反時爲災地反物爲妖民反德爲亂亂則妖災生
故文反正爲乏盡在狄矣晉侯從之六月癸卯晉
荀林父敗赤狄於曲梁辛亥滅潞酆舒奔衛衛人
歸諸晉晉人殺之未詳信否孫氏曰夷狄亂華諸
侯驅逐之可也滅則甚矣葦老孫氏曰潞氏之皐
在可滅而晉專滅之猶無王也潞氏之皐在不可
滅而晉滅之則晉亦狄也愚謂況虜其君以歸乎
○啖氏曰凡滅國直書滅皐滅者不責見滅者也
言其力屈而亡且能死社稷也若自致滅亡之道
則異其文梁亡是也凡書滅又書其君奔者則兩

皐之責其不死社稷也凡書滅又書以歸者責其
不死位又無興復之志也貫道王氏曰楚餗莫敖
諉之天授狄無晉虜而兼其土是養一指而失肩
背也

秦人伐晉

此亦報復之師也義又見隱七年戎伐凡伯○案
僖三十三年殽之戰迄今三十餘年晉秦凡十一
戰其始也二國背義以徼利僥倖以求功其終也
惟報復是務忘其自責之心上干王法下毒生民
財窮力耗然後已易曰作事謀始不其然乎

札則八切

杜氏曰王札子王子札也蓋經文倒札字木訥趙氏曰王氏札子字也食采於王城而因以爲氏者也前說近是毛伯見文元年召伯見文五年孫氏曰生殺之柄天子所持非天子不專殺王札子人臣也殺召伯毛伯於朝定王不能禁專孰甚焉邦衡胡氏曰天子在上而子弟敢以私怨專殺則生殺之柄下移於姦臣矣○許氏曰拓跋魏世高歡覩張彝之變而生亂心梁武在位王侯專殺政法不施遂以亂亡無惑乎周之無以令天下也

秋螽

義見桓五年○康侯胡氏曰人事感於此則物變應於彼宣公爲國虛內以事外去實而務華煩於朝會聘問賂遺之末而不知務本者也故戾氣應之六年螽七年旱十年大水十有三年又螽十有五年復螽府庫匱倉廩竭調度不給而言利剋民之事起矣許氏曰稅畝之法蓋積貪虐之習而後能至者也觀乎災異則見政事觀乎政事以知災異是謂念用庶徵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張氏曰無公羊作牟恐當從之聲之誤也）

杜氏曰無婁杞邑義見文十一年會于承筐

初稅畝

杜氏曰公田之法十取其一今又履其餘畝復十

收其一故哀公曰二吾猶不足遂以爲常故曰初公羊曰初者何始也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譏始履畝而稅古者什一而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陸氏曰賦稅者國之所治亂民國之本也取之甚則流亡國必危矣○左氏曰初稅畝非禮也穀出不過藉以豐財也葉氏曰魯國有藉矣而又稅焉藉者取井田之名所謂八家爲井借其力以治公田者也稅者取國中使人所治田之名所謂什一使自賦者也藉取九一稅取什一蓋既藉矣而取國中之稅而畝加之其爲法[illegible]非謂以稅易畝也

冬螽生　螽悦全切字林尹絢切

螽董子曰蝗子杜氏曰螽子蓋蝗即螽也康侯胡氏曰始生曰螽既大曰螽秋螽未息冬又生子災重及民也詳志之者急民事謹天災仁人之心王者之務也遇天災而不懼忽民事而不修又爲繁政重賦以感之國之危無日矣義又見桓五年螽

饑　公羊無此經

義見十年○康侯胡氏曰春秋書饑者三而宣公獨有其二是歲雖螽蝗而遽至於饑者宣公爲國務華去實虛內事外煩於朝會聘問賂遺之末府庫竭矣倉廩匱矣水旱螽蝗天降饑饉亦無以振

業貧乏矣經兩書饑以示後世爲國之不可不敬本也張氏曰宣兩書饑一在大水之後一在螽蝝之後甚言國無蓄積而民無以生也

十有六年春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杜氏曰甲氏留吁赤狄別種晉既滅潞氏今又并之二族也惡其盡其餘黨高氏曰稱及者所以別言二族也惡其窮兵荒服無復顧中國之念也義又見十五年滅潞氏○康侯胡氏曰春秋於夷狄攘斥之不使亂中夏則止矣伯禽征徐夷東郊既開而止宣王伐玁狁至於太原而止武侯征戎瀘服其渠帥而止必欲盡殄滅之無遺種豈仁人之心王者之事乎

貫道王氏曰楚禍遍人中國無安處晉乃貪拓地於狄以自肥規模如此其何能伯

夏成周宣榭災（榭音謝公羊作謝災左氏作火案經未有書火者當依

劉氏曰成周周之東都東萊呂氏曰洛陽周公營下都以遷殷頑民是爲成周洛誥所謂我又卜澗水東亦惟洛食者也爾雅曰無室曰榭杜氏曰宣榭講武屋別在洛陽者張氏曰宣王南征北伐講武於此詩所謂復會諸侯於東都者也康侯胡氏曰王室不復中興矣天所以見戒乎○或曰宣榭宣王之廟也啖氏曰宣王之廟久已毀縱不毀止當在王城不當在成周也然則宣榭不過宣王講

武之屋耳非廟也

秋鄭伯姬來歸 鄭音談

伯姬文公女宣公姊妹也左氏曰鄭伯姬來歸出也穀梁曰婦人謂嫁曰歸反曰來歸高氏曰不能事乎舅姑之國而為夫所黜此舉伯姬者乃所以舉其父母失教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是以春秋於內女夫人皆詳志之○康侯胡氏曰詩記男女之際易敘咸恒為下經首春秋內女出夫人歸詳書於策所以使有國者謹於齊家之道正人倫之本也案內女出者二此與成五年杞叔姬是

冬大有年

穀梁曰五穀大熟為大有年義見桓三年有年

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丁未蔡侯申卒

義並見隱三年宋公卒

夏葬許昭公葬蔡文公

義並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義見隱三年○貫道王氏曰自宣公八年至此十歲之間日食者三豈可諉之常數哉用見夷夏君臣強弱之分陰陽消長之故矣

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
一音短

杜氏曰斷道晉地義見莊十六年○黃氏曰時宋為楚得中國危甚幸而衛復反為中國晉恐曹衛復背而南嚮故為是盟以固魯衛曹邾之心

秋公至自會

義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

叔肸字也稱弟未為大夫而用事者也此記叔氏之始也肸文公子惠伯也肸之子公孫嬰齊嬰齊之子叔老老之子叔弓弓之子叔輒叔鞅輒之子

叔詣叔弓之曾孫叔還皆世卿此亦譏世卿而肸其始也亦書公子牙公子季友卒之意也

十有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左氏曰十七年春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齊頃公惟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於房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獻子先歸使欒京廬待會於齊曰不得齊事無復命矣郤子至請伐齊十八年春晉侯衛太子臧伐齊至於陽穀齊侯會晉侯盟于緡以公子彊為質於晉師還未詳信否邦衡胡氏曰以世子而專伐則見衛侯之失威義見隱二年鄭伐衛○康侯胡氏曰保國以禮為本者

也齊頃公不謹於禮自已致寇所謂人必自伐而後人伐之矣諸侯上卿皆執國命取必於君以行其克伐怨欲之私故大戰於鞌逞其志而後止春秋詳書於策見受伐與伐者之辜

公伐杞

義見隱二年鄭伐衛○木訥趙氏曰杞世婚於魯杞桓公魯出而且娶魯僖文之世各一來朝宣公殺惡及視以自立杞伯未嘗來朝宣公憾之故躬伐之歟未詳是否

夏四月

秋七月邾人戕鄫子于鄫戕在良切鄫徐梁作繒

戕搶也他國人來弒君之名左氏曰自外曰戕孫氏曰僖十九年邾人執鄫子用之天子不能誅故此肆然復戕鄫子于鄫也高氏曰邾人肆無道之強戕同等之君舉惡大矣鄫子爲國君而見戕於人必有以致之也楊氏曰于鄫惡臣子不能拒難○康侯胡氏曰夷貉無城郭宮室百官有司單車使者直造其廬帳虜其酋長者則有之矣中國則重門擊柝庸陛等威侍衛守禦之嚴奚至坐使其君爲邾人殘賊殺之而莫禦乎邾人蓋嘗執鄫子用之則不共戴天之世讎也既不能復又使邾人得造其國都戕殺其君深責臣子至此極也木訥

趙氏曰鄫未嘗有一日之隙於邾徒以邾鄫爲鄰
邾欲滅之以自廣爾以邾之小而肆毒于鄫曾無
一人詆訶之信乎其爲春秋之世也愚謂王法不
明其禍至此聖人之所以拳拳於斯世也

甲戌楚子旅卒 旅穀梁作呂

左氏曰楚莊王卒劉氏曰楚至莊王國益大俗益
變始以赴告與中國通是以其卒見於春秋愚謂
春秋至此不特蠻夷橫而已中國胥爲夷矣義又
見文十八年秦伯卒

公孫歸父如晉

左氏曰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欲去三

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於晉欲以晉人去之康
侯胡氏曰宣公因齊得國故刻意事之雖易世未
怠也及頃公不能謹禮怒晉魯上卿而郤克當國
決策討之晉方強盛齊少懦矣於是背齊而事晉
其於邦交以利爲向背無忠信誠慤之心者也況
欲以晉人去三桓夫輕於背與國易於謀大家而
不知其本未有能成而無悔也義又見隱七年齊
來聘而此又爲歸父奔齊起文也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

義見莊公薨

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 笙公羊穀梁作檉

孫氏曰不言公孫前見也穀梁曰自晉事畢也杜氏曰笙魯境也左氏曰公薨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嫡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臯子欲去之許請去之遂逐東門氏子家還及笙壇帷復命於介既復命祖括髮即位哭三踊而出遂奔齊高氏曰先君未殯而逐其臣是死其君而忘其父也雖然人臣之正受命而出雖君薨猶當致命於殯前若其有臯待命於新君可也今歸父還自晉及魯境遽即奔齊則有惡於新君矣故書以著其逃刑之臯義又見僖二十八年元咺奔晉○穀梁曰捐殯而奔其父之使者（譙歸父）是亦奔父也康侯胡氏曰仲尼稱孟莊子之孝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又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夫仁人孝子於其父之臣非有大不可如晉悼公於吳羊五之屬必存終始進退之禮而不遽也歸父以君命出使未返而君薨在聘禮有執圭復命於殯之文升自西階子臣皆哭情亦戚矣宣公猶未殯而東門氏逐忍乎哉

春秋本義卷第十七

後學　成德　校訂

春秋本義卷一

二十三